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06 年的秋天，我為了找回自己學生的身份，再度踏進青春不敗的大學校園，懷著雀躍的心進入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成為菜鳥研究生。無庸置疑，研究生生涯中最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去完成一篇學術論文，可是當我修畢研究所上規定學分，仍然對自己的研究方向茫然無所知，才發現自己已經變成為不開心的「老鳥」。直到一天參加「校園性別教育種子營活動 - 女人屐痕」我聽到自己內心的呼喚，告訴我“沒錯！我就是要做有關「女性」議題的研究。”我的心，開始雀躍了起來。

2008 孟夏誕生了我的研究動機！我因緣際會參加「校園性別教育種子營活動 - 女人屐痕」，這個活動激發我對「女性」議題的興趣，讓我想變成一塊海棉，貪婪地吸收我所不知道的女性世界。特別是在這個活動參與，我腦海不時飄浮著 Freire 《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書裡所談到的理論，並且感受到 Freire 所說的「壓迫」！的確，「壓迫」無所不在，對過去的女性而言，傳統社會價值觀就像個監視器，監視著她們，然而她們「沉默以對」，期待得到社會的認同，好得公婆喜、丈夫愛。雖然她們不是這個社會的「邊緣人」，卻一直處於「為他（父親、丈夫、兒子）存有」的結構中，並視這一切為理所當然，默然接受她的宿命論 (Freire, 1968 / 方永泉譯, 2003)。

而在這本《女人屐痕》特輯書中，我看見台灣早期女性用生命實踐展現自我意識。就好比 Freire 所說的「自覺」，台灣女性逐漸地意識自己所遭遇一切並非理所當然，採取行動改變宿命論。然而，「意識覺醒」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林芳玫 (1996) 引用 Foucault 及多位後結構主義學者指出，權力的運作如同毛細孔或微血管作用，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也滲透到個人的意識、潛意識、自我

認同之中。換言之，解構已漸漸滲透整個社會的父權意識型態的權力運作。然而檢視週遭所發生的事，往往發現這樣的解構實非易事，亦如王雅各（1999）表示意識上強烈地反對父權，仍很有可能在現實生活裡潛意識或無意識受到父權意識型態影響而毫不自覺。

儘管今天講求性別平等的社會，傳統的兩性觀念，看似已起了若干變化，但實質的改善仍屬有限（林麗珊，2007）。在我就讀研究所期間的觀察經驗所看見的是父權社會的人倫規範與道德實踐，促使女性成為克己修身的實踐者（林芳玫，1996），即使面臨角色衝突，亦不輕言放棄自我發展。就所上女老師而言，我經常看她們帶小孩來研究室工作，忙碌工作之餘仍不忘母親的職責。而所上女同學就如蘇芊玲所言「一旦女性進入婚姻，尤其成為母親之後，不想放棄工作學業，想在孩子與自我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經常是備感辛苦、心力交瘁（蘇芊玲，1996，頁 70）。」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剛生完小孩的研究所百惠同學曾對我說：「好想趕快完成論文，這樣才能好好抱小孩。」心中感受到她因家庭與學業所帶來的衝突，經常令她感到徬徨不知所措。

因此，基於上述，開展我對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的關切，透過網際網路與圖書館兩個主要管道搜尋相關資料。在教育部的官方網站統計處，發現擁有大學學歷的女性為 987,914 人，占總比例為 49.08%，與男性相差無幾，惟在更高學歷的取得，比例漸趨滑落，碩士學歷的女性為 172,518 人，占總比例為 40.35%；博士學歷的女性為 31,707 人，占總比例為 27.32%（教育部統計處，2007）。這讓我好奇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為什麼學歷越高，比例越少？尤其博士班階段最為明顯，這是先天因素還是後天因素使然？

針對男女先天智力研究，張春興（1996）指出男生和女生在中學以上雖然存有顯的差異現象，但究其背後成因，並非先天智力使然，而是來自傳統文化與教育的客觀環境因素、性別角色刻板化的主觀心理因素、及身體成熟度性別差異的生理因素。然而，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於 2005 年在一場公開的演說卻語出驚人表示女子在科學和數學領域成功的幾率小於男子的原因

是男女先天性別差異。的確，以當今社會觀之，女性在自然理工的表現不若男性大放異彩，而且不可否認，女性有其特殊考量如生育年齡，與學術年齡重疊交替著，對朝學術界的女性在自我發展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王方，2008），但不足以證明女性在學術發展成就是受到先天限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即親身走薩摩亞群島等處，研究不同社會中兩性之間的個性差異，進而以文化決定論的觀點加以闡釋，指出男女性氣質並非天生俱來，而是社會化的結果（Mead，1928 / 宋踐譯，1999）。換言之，男女是有先天上的區別，但是其差異性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何況有很多差別是我們後天發展的結果（林麗珊，2007）。

此外，過去的學術研究論文，偏向量化，而傳統主流的量化研究往往以價值中立之姿，暗含男性中心的觀點與假設，其結果也經常是貶抑或歧視女性的知識（張晉芬、謝小岑，2004）。Gilligan 指出過去我們一直都在傾聽男性的聲音，以及用他們的體驗來標明發展理論，以男性所發展的理論來解釋女性特有的經驗並不合理（Gilligan，1982 / 鍾淑兒譯，1999）。所以，現在參與女性研究更是刻不容緩。而且學者徐宗國（1995）認為將女性的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及方法，會使社會學承傳豐富、留下人類經驗裡的另一種聲音，對婦女研究有其正面意義與價值。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亦言「女人寫有關女人的書，其動力並不在於希望擁有我們的權力，而是在於努力認識和澄清問題」（Beauvoir，1989 / 陶鐵柱譯，1999，頁 12）。因此，我同樣為女性，透過女性研究接觸其他人女人，更能清楚認識自己的生命，而且參與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就如 Joy Magezis 所言精琢璞玉一尊女人創作的美麗雕像（Joy Magezis，1997 / 何穎怡譯，2004）。

因此，我在上述動機因緣下，決定我的研究方向，以女博士生為主要研究對象。然而，搜集相關文獻時，發現國內以女博士生為主題的相關學術論文研究並不多，讓我更加覺得女性研究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在全國博碩士論文搜尋「高等教育女性」所得結果如下：周慧洵（2001）《她們眼中的學校教育與文憑：不同

口合高學歷女性的生命史研究》，探討學校教育與其所頒授之文憑對於不同世代高學歷女性的意義；歐宇帥（2001）《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透過女性以及家的關係的研究，對於傳統「家的意義」的做性別觀點的反思；邱淑芬（2007）《一個成人教育博士生的學習歷程 - 靈性面向的觀點》，以自我? 說的方式從靈性來剖析自我的博士班的學習歷程。而在其他學術期刊論文，黃秋華、陸偉明（2008）從台灣性別區隔現象來探究碩士畢業生進修的主要理由，以及陳怡華（2008）我國女性參與高等技職回流教育模式之建構。除此之外，教育部統計處亦有相關的專文探討（陳榮昌，2006；陳曉佩，2008，2009）。大致而言，有關高等教育女性的相關研究雖已漸受到重視，卻還是棵小豆苗，所以，需要更多有意義的研究灌溉，才能茁壯穩健。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據上述研究動機所述，本研究目的為探究社會文化建構下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之影響。根據此目的，本研究之問題如下：

- 一、社會文化建構對女博士生學業自我發展的影響為何？
- 二、社會文化建構對女博士生家庭自我發展的影響為何？
- 三、社會文化建構對女博士生工作自我發展的影響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社會文化建構

Mead 認為人類的社會裡，惟有人類的中樞神經系統為其提供生理上的複雜的社會關係與社會互動的背景之中，才使人類產生或才能產生心靈（Mead, 1934 / 胡榮等譯，1995）。因此，本研究的社會文化建構，從主要影響的兩大重要社會機構：家庭與學校，來探究女博士的自我發展。

二、女博士生

本研究所要探究的對象目前正就讀博士班的台灣女性，年齡範圍 25 歲至 45 歲之間。

三、自我發展

Rosengerg 認為自我發展可以從心理學、社會學、心理分析學派三個面向來探討，但不贊同使用科學實驗的模式來探究自我的研究形成了阻礙 (Lemme , 2006)。而本研究所採用的是社會學者米德 (Mead) 的觀點，將自我視為持續不斷發展的東西，它並不是一生下來就固定不變，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過程中演化而成的 (Mead, 1934 / 胡榮等譯, 1995)。因此，本研究從家庭與學校兩大社會機構來分別探究女博士生在學業、家庭與工作三方面的自我發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對研究進行前的初步文獻探討與研究進行中的資料蒐集以及分析期間的相關的理論與研究進行探討，並整理如下，共分為三部份：第一節是探討自我概念的意涵；第二節是社會建構下的女性意涵；第三節是女性在高等教育之發展。

第一節 自我的概念

美國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是第一個提出自我相關概念的學者。James 認為自我是瞭解人類行為的核心，可分為 I-self 與 Me-self，I-self 是現象的自我，Me-self 是自我的概念 (Lemme, 2006)。自我概念形成的過程，宋鎮照 (1997) 認為是個人對社會之各種期望、態度、角色、價值與觀念之內化。社會創造了許多自我，但個人自我發展卻受到三個自我組合的影響：意象的自我 (imagery self)、理想的自我 (ideal self) 與整合的自我 (integrated self)。Loevinger & Loasi 提出自我的基本特徵在於，它是一個過程，一個結構，其起因在於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而起作用，並受目的和意義的指導。自我並不是和完整的人格一樣的而是密切接近於一個人認為像他自己一樣的東西 (Loevinger & Loas, 1976；李維譯, 1995)。黃光國 (1990) 表示「自我」(self) 在西方心理學是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雖然自我理論的心理學家，對於「自我」一詞下過不同定義，不過大多同意，自我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個體」(object) 的自我，另一個作為認知之「主體」(subject) 的自我。以下就心理學、社會學和心理分析學提出相關自我發展理論分析如下：

一、心理學

Lemme 在心理學的自我分析發現，20 世紀早期最具影響力的行為主義忽略了自我的重要性，Lemme 認為直至 1940 年現象學家 Donald Snygg 提出個體的主觀意識比客觀實體來得重要，行為是由個體內在的意識與情緒經驗所構成，心理學才開始重視自我。而後 Rogers 提出的自我中心理論與 Brongengrenner 提出的生

態系統理論，皆強調個體在環境中的主觀意識。Bandura 則是融合了行為學派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理論，提出了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的概念 (Lemme, 2006)。

綜上所述，人類的心理學早期並不重視「自我概念」，直到 1940 年現象學家 Snygg 提出個體的主觀意識比客觀實體來得重要，才逐漸受到心理學者的重視。其中，Bandura 融合了行為學派理論與認知心理學理論，提出了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的概念。

二、社會學

(一) 顧里的鏡中之我說

顧里 (Charles Cooley) 以「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 說明自我是社會的產物，主要是經由別人的評估或是對待方式，而知曉個人的自我。將社會比喻成一面鏡子，而個體透過這一面鏡子去想像別人是如何觀察與評價自己，並從中獲知別人如何對自己的解釋與評估。個體透過這種「以人為鏡」或「以社會為鏡」的方式，反應出自己的影像，而形成自我概念。一般而言，鏡中之我進行有三個要件：表現 (presentation)，想像自己如何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以及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建立自己的形象；評價 (judgement)，想像別人對自己的出現之後的看法與評估；主觀解釋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在想像別人對自己的評估後，自己如何反應別人的看法，以及個人之感受如何 (宋鎮照, 1997)。

(二) 米德的自我意識發展

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認為自我具有一種區別於生理機體本身的特性，是一種能夠發展的東西；它並非一生下來就已存在，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與群體中個體互動的結果，在特定的個體中得到發展。它也顯示某些涉及群體不同成員的合作活動，作為自我不同方面的「主我」與「客我」。而當自我確實出現時，關係到另一個人的經驗，就不可能存在只有自我本身的經驗 (Mead, 1934 / 胡榮等譯, 1995)。

米德將自我區分為「主我」和「客我」兩個不同的面向，「客我」對應的是

有組織的態度的他人，而這些態度是我們去想像，並且決定我們的行為。「主我」的反應包含著適應與進化的觀點，影響所及的不只是自我，也影響個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個體在此只是作為一個客體而不是作為一個主體進入他自己的經驗，而且，只有在社會關係和社會互動的基礎上，透過在某個有組織的社會環境中和其他個體經驗上的交流，個體才能作為客體進入自己的經驗（Mead，1934 / 胡榮等譯，1995）。

米德在自我概念發展論中，強調兩種重要概念：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和概括他人（generalized others）。重要他人係指孩童所欣羨、模仿的對象，對個人的評估最具影響力，通常是指父母、師長、兄弟姐妹、同學。而且重要他人的影響往往發生在幼兒早期，而後隨個體成長逐漸地將轉移到概括他人的發展，發展出客我的觀念。這些人也是個人的「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影響個人評估自己的形象、行為或決定。概括他人的影響，充滿著社會規範的約束與要求，其主要的概念有四個特點：（1）它是社會行動與社會期望的組織。（2）它是自我發展的關鍵要素。（3）它可藉由角色的扮演來檢討自己（或接納他人的看法與態度）。（4）它是社會控制的橋樑（宋鎮照，1997）。

綜合上述，社會心理學者強調自我乃社會的產物，是個體在社會的互動與過程中產生，以及團體中個體互動的結果，而且持續不斷地發展中，如顧里的「鏡中之我」（looking-glass self）與米德所強調兩種重要概念：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和概括他人（generalized others）。

三、心理分析學

佛洛伊德（Freud）認為人的內在並非和諧的統整，因而介於潛意識與社會約束力間之間的自我，經常要處理兩者所造成衝突的不和諧狀態。大致而言，佛洛伊德將自我（self）可分成三個部分：本我（id）、理性的自我（ego）與超我（superego）（宋鎮照，1997）。所謂的本我（id）是指本能的我，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衝動與生理需求的滿足，包括飢餓、性慾等滿足，遵循的是「唯樂原則」。所謂的超我（superego）是指道德層次的我，接受社會規範與道德，並且盡力去

滿足社會的要求，表現出良心、善良、是非善惡、自我理想的道德情操，從社會學習而來，是一種內化的社會應盡責任，遵循的是「理想原則」。相當米德所說的「客我」(Social Me)。而自我 (ego) 是指較為理性或中性的我，協調本我與超我的衝突。它控制著認知、判斷、智慧與執行的功能，一方面希望滿足本我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符合社會規範的要求，在兩者間取得最適平衡點，遵循的是「現實原則」。

綜上所述，心理分析學派佛洛伊德將自我 (self) 可分成三個部分：本我、理性的自我與超我，而自我是自我中較為理性或中性的我，也是較社會所能接受的我，它的職責在協調本我與超我的衝突。

四、女性自我發展相關探究

Butler & Claire 認為女性自我結構 (self-structure) 的主要圍繞在關懷或與關係的自我 (caring or relational self)，以及代理的 / 媒介自我 (agential self) 上。關懷的自我是與他人的情感連結是女性的渴望與行動的主要動力，而媒介自我是評量我們自己特質並且竭力影響環境、展現勇氣、自信、願意展現自我、肯冒險的發展能力，但矛盾的是現代女性感受到與人連結的關係經常受到威脅時的媒介自我，沉陷於理想抱負中的掙扎。社會配置對男性和女性個別的表達與工具性功能的期望迥異，限制女性對自我的定義，因而使女性對自我動機的行為容易感到威脅，認為出於自己的興趣、動機是一種自私表現和不該有的攻擊性。在異性的關係詞彙中，女性就像走馬燈式的去接受男人的命令，把自己的需要延緩；在關懷關係中的主要場所 - 家庭，經歷到企圖經營情感連結的失敗挫折和恐懼。換言之，女性在關懷自我有四個自相矛盾元素：1. 處理多種社會角色的挑戰；2. 婦女在養育關係上是調解者，處理一大堆衝突指令、權利與義務；3. 害怕被遺棄，不可傷害她所關懷的人，這就是害怕被遺棄；4. 親近和分化的拉力 (Butler & Claire, 1991 / 毛瓊英譯, 2002)。Anna Fels 認為儘管女人已經掌握了知識和技術，仍被禁止接近野心的核心，因為作為一位女性，她的目標必須是「無私的」，而「他」才是在前面且中心的位置。女性從來不被鼓勵當個

為己努力的個體，所以持續將自己從社會成就中抽離，轉而處於支持和邊緣的位置，將主角之位讓給別人。惟滿足家庭所有成員的需求後，女性才可追求自己的目標與理想，也才能得到社會的諒解。若女性的人生計劃沒有受到他人肯認支持，就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在缺乏動力的來源下，女性易灰心喪志，甚至怪罪自己。因此，女性成功的機會更加渺茫，僅有獲得相當充足的支持系統的女性，才能成為兼具事業成功與妻子或媽媽的角色 (Fels, 2004 / 林雨蓓譯, 2005)。

Helen Fisher 從單純演化的角度來看，女性追求工作與家庭兼顧的傾向的確有其道理，男性終其一生都有生育子女的機會，女性卻只能在生育年齡生幾個孩子。而從工作發展來看，女性在傳統企業界的最高階層不易和男性分庭抗禮，這並不是因為女性缺乏教育或智慧，也不是因為她們恐懼失敗，甚至不是因為男性壟斷這些工作，而是很少有女性願意為了事業破壞個人和家庭的生活 (Fisher, 1999 / 莊安祺譯, 2000)。社會化中成人行為的規範、及做完美母親的壓力，給婦女極大羨妒的痛苦，Butler & Claire 的研究發現中有許多婦女雖然不願承認在與子女的關係中確有此成分，然而從她們所表達中提供的線索，感覺到她們面對自我的失落 (Butler & Claire, 1991 / 毛瓊英譯, 1991)。Anna Fels 也提出教養小孩有其樂趣和滿足感，但無可否認地也具有混亂和反作用，Anna Fels 認為有小孩的女人對工作的選擇有三：一是放棄她的事業 (遷就失業狀況、低層次的工作或兼差工作)，二是完全放棄母職以追求自己的事業，三是奮不顧身地試著做兩份全職工作，亦即母職和發展事業。每個選擇都有潛在的重大犧牲，而且都是要求女人而非男人犧牲，而女性出於愛、罪惡感和擔憂，以及對社會壓力，通常會選擇壓抑自己內在聲音而放棄事業。儘管今日，女人比以往有更多工作的機會，但仍被期望要肩負多重角色，很少有人成功解脫傳統社會所加諸她們身上的家庭義務 (Fels, 2004 / 林雨蓓譯, 2005)。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亦是女權運動創始人之一 Simone de Beauvoir 從精神分析學家所理解的意義上，指出「認為自己」同母親或父親「是一致的」，其實是根據某種原型異化自己，喜歡一個外來形象，而非喜歡對自己生存的自發表

現，就是假裝存在。女人受到兩種異化方式的誘惑：裝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裝成女人也是個騙局：做女人意謂著要成為客體和他者 - 不過，在她的順從當中他者仍然是主體。Beauvoir 認為女性真正的問題在於既要拒絕這樣逃避現實，而且要在超越中追求自我實現。女性雖然可以透過工作經濟獨立，擺脫婚姻的束縛，但她仍然會希望擁有家庭生活能與工作自由，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只要存在著性別的經濟不平等，女性就會屈服大家所認同的特權，那樣的迷惑對女性是一種障礙。女性所遭遇的一切不是天生注定，而是後天所形成。過去，女孩從小就被教得懶惰，整天尋歡作樂，不去學習，也不去證明自己是有用的，所以長大以後，很難說是她自己願意無能和無知的，她也從來沒有對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負責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 (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Feldt (1990) 也指出女性表現低於其潛能，而選擇中等程度成功恐懼，是因為她們缺乏適當的刺激，所以不願將其潛能完成發揮出來。

Beauvoir 認為如果一開始教養小女孩時，就像對待她的兄弟那樣對待她，很自然地，她會認為周圍的男男女女都無可置疑地和她平等的，那麼閹割情結和戀父情結的涵義就會徹底得到更正。母親和父親一樣承擔起夫妻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責任，她就會在周圍發覺一個兩性並存的世界 ((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然而，現實中的社會文化存有明顯的性別區隔，女性並未和男性有相同的教養對待，黃朗文 (2009) 針對青少年自我概念的發展研究發現，在國中到高三任何一年中，女性的自我概念總是較男性為低。Beauvoir 認為儘管受到女權主義的影響，社會鼓勵女性受教育，投身於男性為主的體育運動，但是在學習過程女性並沒有受到和男性相同的鼓勵，而且她若在某些領域得不到成功，會比男性更容易得到諒解，因為要成功是很難的，而且做為一個女人都不應當失去女性應有的氣質。對女性而言，成為「賢妻」、「良母」是她們的使命，也是她們一生的榮耀。在男性眼裡，操持家務自然由女性包辦，女性應該負責照料子女和他的生活起居，而令人吃驚，女性也這樣認為，她的丈夫並不會因為和她結婚就失去他和一個「真正女人」結婚後所應享有的種種利益。所以，獨立自主

的女性要在家庭生活和職業興趣間左右為難，兼顧兩者經常是難上加難，因此，她們做出讓步與犧牲 (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

然而，Butler & Claire 相信女性若能在與人對話中豐富內涵，發現她能改變自我，自我的信念就會覺醒。自我概念的轉化過程需要透過女性自己內在與團體質疑中的不斷對話，鼓勵成長與覺醒可以協助女性從刻板印象的行為中走向自我認同 (Butler & Claire, 1991 / 毛瓊英譯, 1991)。Beauvoir 則認為女性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所以無法找到內在的自我，但是要真正做到忘掉自我的前提，必須先堅信她能夠在現在和未來發現自我。(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

綜上所述，女性因先天性別的因素而受到不同的教育對待與社會期望，進而影響其自我發展，而現代女性與過去女性最大的不同是生長在追求性別平等的民主社會，並透過教育漸漸意識到女性自我發展的重要，然而在改變過程中，經歷傳統與現代兩代間不同價值觀的許多掙扎，迄今仍努力不懈尋找女性自我發展的生命出口。

第二節 社會文化建構下的女性意涵

黃馨慧 (2003) 指出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裡，受到文化規範與社會期望的影響，表現出符合其生理性別的行為模式，包括其外在行為與內在態度、觀念。性別角色是社會賦予某一性別應具備的一套心理行為模式，主要是性 (sex) 與性別 (gender) 兩大概念，前者乃生理或基因所造成男女行為不同的特質，後者則是社會文化規範下所形成男女行為特質的差異。Etaugh & Bridges 認為性別的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由許多人際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力量所形成，並非與生俱來的 (Etaugh & Bridges 1996 / 蘇彥捷等譯, 2003)。林麗珊 (2007) 從生理結構分析性別型塑：男孩傾向「期望型」，女孩則是「保護型」的，加上男女因性別的差異影響性心理發展，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識發展較男性晚。Abbott & Wallace 相信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生理構造注定，而是其所接觸到的大人和種種活動制度都鼓勵他 / 她們採取身為男生或

女生該有的行為，並予以強化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謝臥龍 (2002) 認為性別角色態度形成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會有所變動，面對不同情境 / 事物時，也會有所轉化，尤其家庭是性別角色態度孕育、傳承、刺激改變的重要領域。

從上述可知，性別社會文化建構是不斷發生變化的歷程，它會隨著所社會所傳遞文化、態度、價值、規範與行為之生活方式而改變，而家庭、學校是社會化的重要機構。因此，本研究從社會傳遞給女性在學業、家庭以及工作的文化影響的相關文獻蒐集，作為研究女性博士生的入門功課，並結合國外相關文獻做進一步整理，以利後續研究進行。茲分析如下：

一、社會文化對女性學業自我發展的影響

薄慶容 (1992) 認為早期台灣社會的女性由於無法傳宗接代，長大結婚又是別人家，當然不能寄予深期厚望，所以在家庭資源缺乏時，受教育的機會當然要優先讓予男性的兄弟們，而且父母親認為女兒可以藉由嫁得好丈夫來改變處境。然而教育教導人學習成長，缺乏教育就等於從根部斲傷生機，使得女性難以逃脫愚昧無知的命運。嚴祥鸞 (1998) 指出即使是重視性別平等的西方國家，過去亦是如此教導女性，主導西方文明發展的倫理哲學家的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也認為男女的價值系統是不同，男性的價值系統為自由和政治生活，女性的則是服從和噤聲。Abbott & Wallace 提出維多利亞時期女性自幼則被灌輸要有自我犧牲和服務的精神，而且從青春期便不能再接受教育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但今日不管東方西方，女子教育已大幅獲得改善。儘管如此，根據我國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 (2007)，仍可發現學業發展存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在專攻領域方面，理工領域男性居多，人文社會女性居多，在學歷方面，大學學歷以上，女性比例不升反降。然此學業成就表現出來的性別差異究竟是先天還是後天造成呢？

國內教育心理學家張春興 (1996) 在其智力或性向測驗與學業成就測驗的研究結果來看，發現男生和女生在中學以上的確存有顯的差異現象，但究其背後

成因，並非先天智力使然，而是來自：傳統文化與教育的客觀環境因素；性別角色刻板化的主觀心理因素；身體成熟度性別差異的生理因素。Abbott & Wallace 指從女性主義觀點來分析女性在學業發展失利的五大原因：第一，教育程度的區分完全是由男性的定義。第二，老師對待男女同學的態度充滿了刻板印象。第三，教科書的內容充滿了性別角色的預設。第四，雖然男女合校，但性別差異仍反映在學校的組織中。第五，教室互動的方式也因性別而異。女孩子通常坐到教室後面，較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而老師往往使用帶有性別歧視的批評和語言來壓制女孩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 (1997) 指出父權文化影響下，女性不停努力當好學生的結果卻阻礙她們發展真實的聲音，她們嘗試著產生「他們」希望的聲音，但有時候卻又錯估「他們」要的東西，沒有自我 (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 1986 / 蔡美玲譯, 1995)。林麗珊 (2007) 認為一般人都知道男女有別，但卻有「優劣之別」的偏見，總認為男生比較強、比較優秀、比較值得栽培。但事實上，兩性在不同的教養下，因而有女性語言表達較好，男性的數理能力較高；女性容易依賴妥協，男性喜歡支配競爭；女性自我意識薄弱，男性自我意識強烈等等不同特質，導致男性容易在公共領域裡得到成功，而女性卻只能在家庭私人領域發揮，以致男性害怕沒有成就，女人卻害怕事業太成功影響婚姻的美滿。

呂興忠 (2002) 認為傳統的台灣社會父權思想，透過教育活動的操作，教育機會的分配，以及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合理化男性支配地位及性別階層。在課程設計方面，國內學者黃政傑在其國小教科書的研究中，發現國小生活與倫理課本中所列舉的女性有缺乏現代性的現象，且經常被視為配角 (謝臥龍、駱慧文, 1999)，而高中國文課本中，女性作家選文佔不到 3%，少數以女性為主角的文章，也多一再複製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 (呂興忠, 2002)。蔡惠娟 (2002) 也發現國小童軍裝上圖騰的後設意義，暗示著性別的建構。男生以「狼」當圖騰，穿短袖、短褲；女生則是上衣著「小蛙」、短裙，透過教化，使女生偏重內在的修身與外貌，而男生偏重外在的實用知識、才能。在專攻領域與科系選擇方面，黃聖堯

(2006) 認為女性在數學和科學技術方面，因傳統性別刻板化的關係，很少受到鼓勵，因此，女性在這方面的學習顯得信心不足，而無法培養成興趣，即使進入理工專業領域，也因為學習過程中比男性遭遇更多挫折而中斷學業，而侷限其潛能的發展。Anna Fels 在回憶自己醫學院的課堂經驗裡，明顯感受到授課的醫生對女學生的敵意，老師不斷地對她強調，女人為了事業而延後生育小孩的時間，會有很高的不孕機率 (Fels, 2004 / 林雨蓓譯, 2005)。而就強暴案件之新聞報導而言，林芳玫 (1996) 指出媒介呈現的是社會成員依據其所在的位置以及長期習俗、文化、教育之影響所產生的心態，如校園性騷擾後，校方規定女生不可以單獨前往男性教授研究室，或是男性教授擔心被女學生誤會或? 黑，隱含性別不對等的意識形態。然而 Kurtz-Costes, Helmke & Ulku-Steiner (2006) 認為教授對學生性別態度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教授的價值觀與性別態度，而非教授的性別。

儘管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性別平等的中性教育理念，但女性在教育成長過程中卻受到「雙重束縛」(a double bind)，因為傳統社會不自覺的把教育人之理想歸於男人，而這些性格在社會中又占有較高之地位，因此當女性接受「教育人」，等於是將自己放在男性的模子內，放棄自己本有的特質與經驗 (簡成熙, 2004)。Abbott & Wallace 認為儘管現在似乎有較平等的男女合校和選課機會，但女孩子實際上仍處於劣勢，在整個課程的結構、女孩子在學校和工作上的體驗，以及老師、父母和雇主先入為主的觀念，無不「鼓勵」她們選修特定的科目，從事「女人的工作」並培養持家的能力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 頁 102)。然而，或許父權文化如傅柯所言「權力運作」，滲透至社會每一個角落，但隨著性別意識抬頭，父權文化的意識型態也緩緩消退中。國內諾貝爾得獎主李遠哲和蕭新煌 (2004) 便合作出版《傑出女性學者給年輕學子的 52 封信》作為年輕學子的楷模典範，她們都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女性並非無法自我決定的受壓迫者，女性並不一定要承傳傳統社會價值觀，在學業發展上，女性並非只能朝社會期待的文史科別發展。

綜合上述，女性教育早期是不受到鼓勵，雖然隨著時代進步，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已大幅改善，然，從教育部統計處的資料，發現男女在學業發展上有明顯性別差異，而根據過去研究資料（張春興，1996）推估此差異是來自後天環境的影響，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並不利其學業上的自我發展，但，從《傑出女性學者給年輕學子的 52 封信》來看，處境是可以透過人為去改變。

二、社會文化對女性家庭自我發展的影響

謝臥龍（2006）認為中國農業社會的大家庭的制度下，為保持婦女的貞潔，並防止家族內的性紊亂，將男性和女性生活被區隔成了兩個領域 - 公有領域屬於男人，私有領域屬於女人。林麗珊（2007）指出女性鼓勵留在「私領域」內發展，學習如何從一個家庭到另一個家庭的美德，表現「持家成就」，而男性則從小鼓勵往「公領域」發展。Clough 指出女性主義理論家援用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分析所發展出一項理論策略，說明女人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將影響知識的組成，特別是學科知識的組成（Clough，1994 / 夏傳位譯，1997）。儘管社會變遷，女性已開始走出私領域，接受公領域的正規教育，但李美枝（1990）對大學生所做的調查分析，發現女性有 44% 認為婚姻很重要，而男性則有 80% 認為事業重要，與婚姻相同或更甚者。而同一個時期，國內女性主義者先鋒呂秀蓮（1990）在其新書《新女性主義》提出：結婚是一種權利，可以健全豐富人生，但不是義務，女性大可不必為結婚而結婚，因而不結婚或晚結婚，是結婚權利的擴大行使，應與結婚的自由同受尊重。

然而，大多父母總期待子女結婚，女兒有個好歸宿。究竟女性進入婚姻家庭，是好，還是不好呢？畢恆達（1996a）認為婚姻帶給男性的是「雙贏」的局面，但女性在結婚前後的所扮演角色有極大的轉變，結婚前家事由母親負責，結婚後就必須由自己承擔責任，但是男性無論結婚前後都始終依賴家中的女人。畢恆達（2004）認為家對男人而言，是休息的地方，但對女人而言，卻是工作的地方。歐宇帥（2001）對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的研究發現，處在男方家庭以及「婆媳」關係中的不利地位的已婚女性，必須透過和先生

的關係來爭取中較平等的空間，通常不和「公婆」同住的情形下，已婚女性才能擁有家中空間的相對的主管權。而即使沒有滑落到「媳婦」的完全不利地位，女性為了生兒育女，扮演社會所期待的「母職」時，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以及權力，將會受到嚴重影響。林嘉琪（2006）在其生命史的自我探究，深刻感受傳統社會文化形塑社會成員的性別意識所承襲社會規範，使她在充滿矛盾的社會價值成長 - 丈夫要求「以家庭為重」，婆婆要求「添丁」的期待下，讓她失去了自我，看不見自己。余嬪（1999）也發現大多數進入婚姻的女性屈服於社會過程中的常模，總是將家人的需求把在第一順位，自己的需求延緩，甚至壓抑下來，而渴望獨立、尋求自我發展的女性，必須與家人長期不斷地溝通，取得其認同，甚至要等待孩子長大，才有機會自我發展。

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於《論婦女的附屬的地位》一文即指出所有的道德規範及時代感情都告訴女性女人的天性、職責，就是為別人而活，徹底的自我犧牲，不能有自我的生活，只被允許擁有丈夫或者孩子（顧燕翎、鄭至慧，1999）。溫秀珠（1995）的研究發現，文化規範、性別角色是女性照顧者形成的重要關鍵，以及與家人的情感而影響其承擔照顧者的意願（胡幼慧，1996）。呂寶靜（1999）指出社會期待女性是照顧者，女性所體認到的責任感與義務感較男性大，若不照顧也易招致社會指責，因而必須放棄有酬工作或降低有酬工作投入的程度，以展現對婚姻有高度的忠誠。游美惠和王百合（2007）認為因妻職、母職角色的召喚力量，使已婚女性有較高的意願選擇中斷就業，以遷就配偶的職涯發展與照顧子女的性別分工。

孫秀蕙（1999）指出整個社會體系對於女性歧視與壓迫乃資本主義父權體系的強大滲透力，使女性無法從中逃逸與解放，並非個人意志的問題。劉惠琴（1999）認為在相夫教子的文化期望，反映了「助理妻子」（assistant wife）及「模範母親」（perfect mother）的「雙綁」的期望，然而這二種角色是無法同一時間扮演。陳小梨相信女性常會將家庭做為第一優先選擇，並不是社會或家庭不公平，而是天生的母職讓女性的挑戰比男性更加辛苦（李遠哲、蕭新煌，2004）。

呂寶靜 (1999) 認為家庭主義的意識型態深植社會裡的每一個角落：(1)支持丈夫和父親的權力；(2)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限制了女性的生活；(3)否定女性對於婚姻與生育小孩選擇的決定權；(4)女性在家庭的附屬地位導致其在大社會中權力的喪失。不僅影響政府的政策，對於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有深遠的影響。黃朝暉 (2003) 指出文化傳統具有強大的習慣驅力，對女性的性別角色要求和對女性的道德要求，早已內化於人們的心中，使女性在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的衝撞，在性別角色與職業角色的定位上矛盾。再者，簡成熙 (2004) 認為即使今日受教育與就業升遷機會公平，無形中仍然會阻礙女性，因為追求事業的女性，可能會晚婚，甚至耽誤婚姻，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定義所反映的是男性認知，而一個贏得成就的女性，若沒有「速配」的婚姻，會被社會恥笑，如用「老處女」取笑「女強人」。

上述可知，現代女性展現自我顯得困難重重，尤其面臨多重角色調和時。因此，柯崙泰 (Alexandra Mikhailovna) 認為要使婦女有參加生產的可能性、不致受壓迫，也不致損及母親的職能，最要緊的是將做母性的一切煩累，從婦女的肩上除去，由家庭的範圍移向社會的必要。所謂「母性」是母親能協助子女能健全地發育與長成，而不是非得時時刻刻地守護著幼兒 (顧燕翎、鄭至慧，1999)。陳惠娟、郭丁熒 (1998) 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探討母職處境的改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主張男女在公領域相對性流動；激進女性主義認為家庭與母職必須消除，由社會負責共同育兒工作；存在主義認為婚姻必須是建立在自由的約定上、女性必須擺脫生殖的奴役，母職乃是自願的，節育與墮胎是合法，同時強調女性必須參與經濟生產，擁有自己的主體性；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深信，女性受壓迫實乃起源於女性對於「撫育」一職的包辦，認為必須由夫妻雙方共同負擔撫育的責任，以解女性受壓迫之現象；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關心焦點在於對家務勞動「家務」的價值。

綜而言之，進入婚姻女性幾乎無可避免受到來自傳統觀念的束縛而限制自我發展。尤其，婚後女性所面對的機構組織，猶如 Coser (1974) 所指貪婪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總是極盡一切要求她們全心奉獻，以示忠誠，家庭即是

如此。難道女性不能在家庭以外的公領域發展自我嗎？社會上的女性也都是這麼認為嗎？如果不是，那一個追求自我發展的女性，她是如何看待這些傳統的文化，而已婚後的她，又是如何處理自我在家庭與學業，甚至和工作之間的紛擾呢？

三、社會文化對女性工作自我發展的影響

女性在過去受到性別刻板印象而較不被鼓勵研讀數理、工程、醫學等學科，因為這樣的背景，使得許多女性在今日科技日新月異，錯失了許多就業機會，就算找到工作待遇也偏低，日後二度再就業也較難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蘇芊玲，2001；謝臥龍，2006）。相對地，家政、護理、文學是女性較常被鼓勵所要學習科目，因為這些學科有助於女性扮演私領域家中的「賢妻良母」，也因為這個緣故，雇主認為年輕女性會結婚生子並離開工作，而傾向不要採用女性職員及「栽培」女性職員。徐宗國（1995）指出這樣的人力市場正好符應制度化說法與人力資本理論所隱含的基本假設：家庭會影響女性的工作。

女性在父權體制下僅能所扮演的是「私」領域的家務勞動者角色，大多不被承認與計入薪資所得，即使將來有幸進入公領域的勞動市場，也只是私領域的性別分工再現，扮演仍是輔佐性、情感性的角色，因而勞動價值連帶被貶抑、社會地位低（鄭淑敏譯，1991；劉梅君，1999；范情譯，1999；瞿宛文，1999；Knight & Surman，2008）。嚴祥鸞（1998）指出傳統對女性倫理型塑結果和強化女性倫理的政策，使得女性職場的性別歧視處處可見，如單身條款、懷孕歧視、同工不同酬等。Acker（1993）指出女性也較常因育兒被迫離職，或中斷就業，而離開後難以重回職場，而在技術領域裡會聯想到年輕和表現，較少人性，但連結到所有領域裡，工作競爭激烈，表現會比潛能更有說服力，但幼兒照顧和家事整理經常是花時間，花精力和感情投入。徐宗國（1995）認為工作場域中同儕間的互動會因為女性稀少，或囿於性別規範，女性被排擠男性為主的連絡網絡外。薄慶容（1992）指出男人也不喜歡太強、幹練的女人，因為那會給男人壓迫感，進而採取不合作或敵對的態度。所以，通常事業有成的女性，往往是所付出的代價大於正面的回饋，以致女性有成功恐懼的心結（陳皎眉，1987；Butler & Claire，

1991 / 毛瓊英譯, 1991; 林麗珊, 2007), 性別角色愈越傳統者, 成功恐懼越高 (莊淑芳、陳彰儀, 1994)。已婚者的恐懼程度、事業發展需求大於未婚者, 而低教育程度者的性別刻板印象比高教育程度者為高 (陳旻, 2000)。Lemme (2006) 認為女性發現追求非傳統性別的職業, 可能需耗費社會代價大, 進而被引導其走向比較「安全」的職業選擇, 而且已婚的女性的職業通常從屬於男性。徐宗國 (1995) 指出女性順理成章進入所謂女性的工作, 是因為這些工作的特性: 不需長時間專注; 不必投資太多時間於教育、訓練; 可以隨時進入勞力市場。劉梅君 (1999) 認為女性經常被編派到「低或無技能」的工作領域去, 工作技能也不被認可, 追根究底是女性長久以來無法掌握技能界定權使然, 而女性掌握不到技能界定權的原因, 乃出自女性「性別權力關係」中的劣勢位置。

而女性的「就業歷程」來看, 並非「成本考量」可輕易作決定的, 而是蘊涵著女性生涯中的各個階段, 對工作的渴望程度及其所承受的家庭需求, 而且難以明確定出生涯的發展階段, 亦非直線升遷, 而已婚女性尤其重視維繫與重要他人的關係, 將家人融入自己生涯發展的考量 (劉正、陳建州, 2003; 卓韋瑩, 2005)。游美惠、王百合 (2007) 的研究也發現已婚女性的就業生涯常常中斷, 可能是來自家庭因素的拉力與職場結構性限制的推力同時作用所致, 而形成迥異於男性線性生涯的發展模式。首先已婚女性會受到妻職或母職角色的召喚力量, 有較高的意願選擇中斷就業來遷就配偶的生涯發展與照顧子女的性別分工。其次, 當家庭經濟良好, 家庭意識型態為重的妻子也可能會中斷就業; 然而當家庭經濟情況需要夫妻共同就業, 已婚女性外出就業的機會就會增加, 即使離開職場, 時間也較短暫。第三, 夫妻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 從配偶到妻子就業所持的態度以及雙方權力的流動均可見到大多數已婚女性並非完全自主的選擇就業生涯, 而是和配偶、家庭不斷妥協過程。Acker (1993) 指出一個女性為衝刺事業而延緩生育, 但小孩的到來仍與會與她期望在事業有番作為的階段相衝突。Fisher (2000) 指出女性在追求和諧關係時會壓抑自己的觀點、利益, 以迎合他人, 維持社群的和諧, 因而犧牲自己的事業生涯。Abbott & Wallace (Abbott & Wallace, 1990

／俞智敏等譯，1995）由於女人一生中（代內流動）向上的機會比男人少，既然女人必須生兒育女、照顧孩子，女人最終將以持家為重，而選擇離開勞動市場。然而，McBroom（McBroom，1986／鄭淑敏譯，1991）對女性主管的研究發現，婚姻與子女並不影響事業的發展。而Etaugh & Bridges（Etaugh & Bridges 1996／蘇彥捷譯，2003）1991年對4000多名職業婦女的調查發現，超過2/3的人報告老闆支持她們在孩子出生後休產假，並覺得產假對自己的事業沒有消極影響，而1/3的人認為休完產假後自己不被看重了，將近一半的人相信同行會認為休產假的女性對自己的工作不那麼盡責。

現存社會結構內無形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對女性能力與志向的錯誤見解與偏差，限制了女性進入高階管理層的障礙。教職雖是最多女性從事的職業類別，但學校的決策群及領導者卻是男性居多，女性並不因人數多並握有同等權力（Fisher，1999／莊安祺譯，2000；賴友梅，2002）。女性是全球人口的一半，卻是資源與勢力的少數者，在以家務為首要責任的社會規範之下，若從事不確定的工作會受到諸多限制（徐宗國，1995）。Beauvoir也認為一個女人若想要「成功」，就必須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因為男性無疑有著最有利的位置，擔任著最重要的職務（Beauvoir，1989／陶鐵柱譯，1999）。劉梅君（1999）認為要突破工作場所長久以來性別隔離對女性所形成的就業障礙，必得同時對資本及父權的運作進行批判，才有可能逐漸消除職場性別藩籬的玻璃牆（水平隔離）與玻璃天花板（垂直隔離）。

現今，有愈來愈多的婦女投入職場，從微觀而言，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在家庭裡依舊，勞動市場仍視工作者為「男性」，不必顧慮養育、家務及情緒等支持，使妻子在雙生涯家庭裡，所擔負的家務責任總是多於丈夫，也因此經常付出極大的健康代價（徐宗國，1995；范情，2000；畢恆達 2004）。根據台北市衛生局 97 年調查職場員工身心健康狀況發現，女性上班疲勞指數及心理困擾的比率皆高於男性（中時晚報，2007）。從鉅觀而言，McBroom 指出若女性全然踏入企業和專業世界，社會制度將面臨危機性的選擇，即使社會可以不讓她們犧牲家庭生活，

但卻有可能眼睜睜地看著中產階級女性的生育率降低 (McBroom, 1986 / 鄭淑敏譯, 1991)。大多人認為女性若能擁有較多個人資源將有助於多重角色的調和, 以及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女性容易在婚姻中取得平等關係, 但余嬪 (1999) 指出這些重視個人努力、克服休閒障礙的策略會帶來兩個影響: (1) 當不大成功時, 女性會責怪自己或他人, (2) 對較廣泛的社會結構或機構的改變可能會被忽略。馬國鳳認為傳統賦予女性的壓力在現今二十一世紀仍然存在, 女性在婚姻與事業上確實是很難兼顧的, 但女性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方向, 無論家庭或事業, 都需要更多的支持, 而這需要透過家庭與社會教育的協助讓社會大眾的瞭解 (李遠哲與蕭新煌, 2004)。

綜上所述, 父權體制透過一隻看不見的手, 限制女性在工作上的自我發展。從一開始, 女性被期待進入社會所期待的工作領域, 而進入婚姻後, 又不得不面對生理狀況和家庭需求而做妥協, 或在家庭和工作之間二擇一, 使女性在工作發展之路不斷地掙扎與拉扯, 極盡一切心力尋求的平衡點。然而, 要改善女性工作的困境, 不只是給女性充足的社會資源, 還需要社會大眾同心齊力才能解構社會父權體制的意識型態。

第三節 女性在高等教育之發展

一、國內對女性在高等教育學歷發展的相關研究與發現

根據國內教育部統計處發現女性就讀專科比例隨著大專院院改制升格而逐漸消退, 轉移至大學就讀比例中, 因此大學階段的就讀比例與男性相差無幾, 然研究所碩士班與博班的就讀比例則是明顯低落 (見圖 2-3-1 & 圖 2-3-2)。陳榮昌 (2006) 在其高等教育研究發現女性就讀研究所比例自 86 學年之 30.4% 上升至 95 學年之 39.6%, 成長 9.2 個百分點, 而博士也自 19.9% 上升至 26.7%, 成長 6.8 個百分點。蘇婉芬 (2006) 的研究發現女性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數量與比例大幅提升, 從 1998 年 (87 學年) 3 萬 6,778 人增加至 2004 年 (93 學年) 9 萬 955 人, 增幅達 1.47 倍; 2004 年女性獲得學位 48.5%, 約兩位學士

學位以上畢業生中有一位是女性。從上述數據顯示，研究者認為女性在學士學位比例的提升，並非全然所指女性高等教育的正向發展，而是很有可能反應出高等教育擴張後的結果反應，而比較令人關注的是大學以上的學歷，女性比例的下滑，碩士 34.94%；博士 23.65%。陳曉佩（2008）的研究發現我國女性獲得高等教育學位之人數已超越男性，十年來 5A 類（Tertiary-type A education, ISCED 5A 類，相當於科大、技術學院）與 5B 類（Tertiary-type B education, ISCED 5B 類，相當於大學與碩士階段）女性所占比率變化不大，5A 類維持四成七、5B 類維持五成四；惟 ISCED 6（Advanced Research Qualifications, ISCED 6，博士生以上）增加 5.71 個百分點，由 1997 之占 18.64% 增至 2006 年之占 24.35%。而根據美國教育學者 Martin Trow 定義（指淨在學率超過 50%），陳曉佩（2008）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已達「普及級」型態，我國大專校院 2007 年淨在學率為 61.41%，其中男性為 58.33%、女性為 64.71%。

蘇芊玲指出國內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 48.82%（2006）低於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平均值 53.98% 的分析發現，因為歐美國家女性意識抬頭比台灣早，而且國內傳統認為女性不必擁有高學歷，如果繼續攻讀，可能遭到家庭質疑，甚至擔心高學歷影響婚姻結果，因而造成台灣目前女性大學生比例約 50%，但碩博士階段明顯下降，尤其是博士生未達 30%（立報，2009/6/26）。而陳怡華（2008）從我國女性參與高等技職回流教育模式之建構發現，重要他人的意見與支持與否，是影響女性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社會環境對女性角色的社會化規範作用，社會普通僅期許女性擁有基本學歷即可、或女孩子終究要嫁人的社會風之下，導致研究對象因為女性身分，使得在非自願情況下中斷繼續升學之路。而且，社會鼓勵男性進修多於女性，女性並不被期待，女性身分再度從事進修，仍須飽受高學歷女性恐懼成功的壓力，甚至備受阻撓。女性受教育的預期效用，在具有性別差別待遇的職場並不必然發揮作用，使得女性再度投入學習活動的性質傾向以子女教養、家庭管理為優先選擇。張晉芬、謝小岑

(2004) 認為博士到助理教授這個階段的女性正值生育年齡，「學術年齡」與「生育年齡」的重疊也造成女性相對的不利處境。正因為如此，女性在每一階段的升遷過程中，被系統性地排除男性主流的領域外。以台灣學術界現況而言，2004 年初中央研究院的情形來說，女性研究人員約占全院合計的 29%。分組來看，則在數理科學組約占 11%，在生命科學組約占 42%，在人文社會科學組約占 32%，換言之，女性研究人員的比例還略少於三分之一，但在生命科學方面則已略多於五分之二（李遠哲、蕭新煌，2004）。

而從黃秋華、陸偉明（2008）探究「台灣高等教育性別區隔現象與碩士畢業生進修理由」的研究發現，女性追求博士學位的主要動機在於追求自我發展與興趣，而且她們不會依循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規範。然而，嚴祥鸞（1998）認為生物性別和社會文化性別是密不可分，研究者在研究場域受到的對待，會因研究者的性別而異，更受研究場域的文化影響，而女性多處於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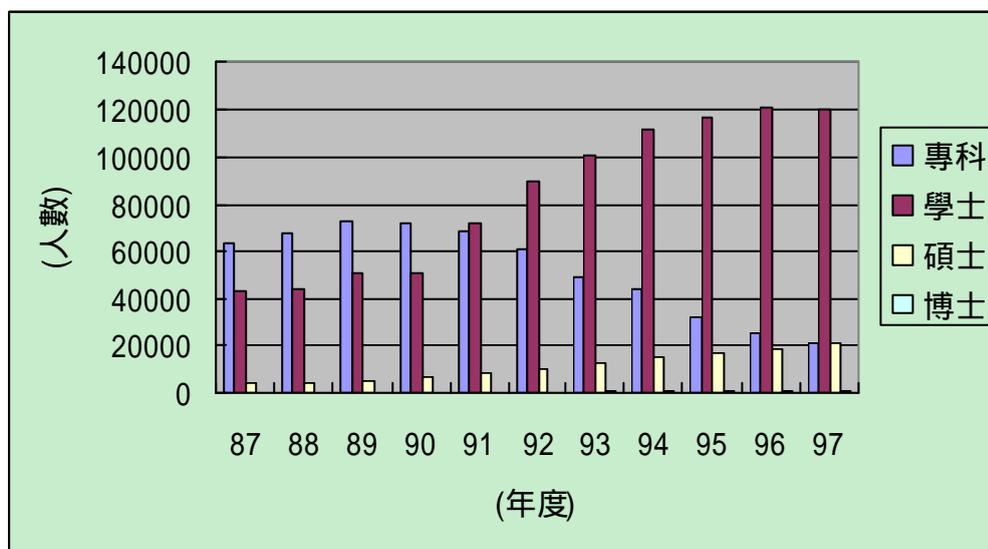


圖 2-2-1 國內女性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圖 (1998 年-2008 年)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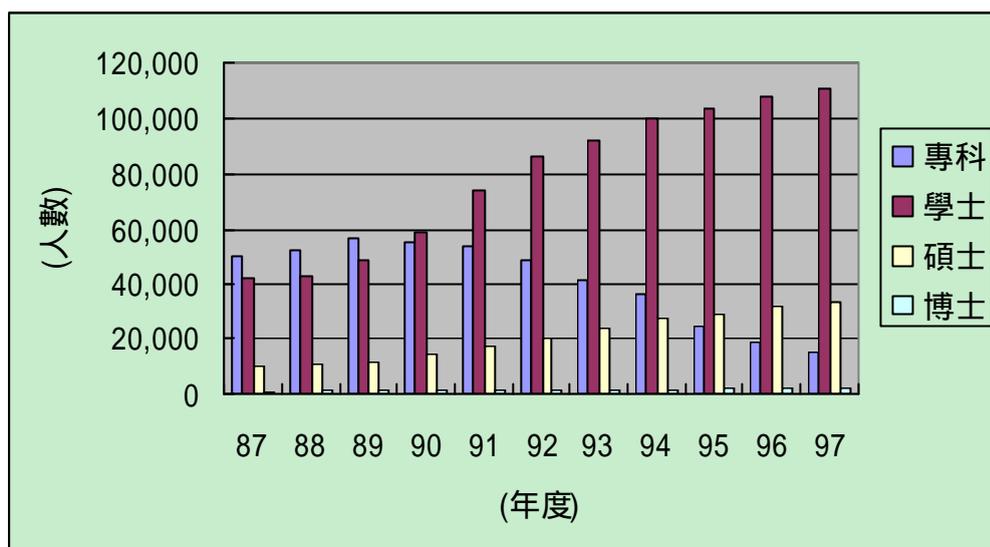


圖 2-3-2 國內男性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 年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國內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在大學階段為顛峰狀態，而後大幅下降，但整體而言，國內女性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一直在成長，惟大學以上的學歷成長的速度十分緩慢。女性因受到傳統社會文化對性別期待的影響 - 結婚生子，而無繼續往上攻讀的意願，而選擇攻讀博班的女性，主要是「追求自我成長」，但，即使女性能得以順利攻讀博班，卻很有可能會因性別而遭受不利於其學術發展的對待。

二、國內對女性在高等教育學科領域分佈的相關研究與發現

一般傳統社會價值觀，覺得女性應該朝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所以使得高等教育的學科領域有明顯的性別區隔（見圖 2-3-3 & 圖 2-3-4）。蘇婉芬（2006）在其研究發現女性會隨著學歷愈高人數愈少，所占的比例愈低，尤其在 2003 年工程、物理、數學等領域更為顯著，女性僅占 39.73%。黃秋華、陸偉明（2008）在其研究發現男性不論處於何種比例團體，並不會受到少數族群被標籤化的效果限制，即使男性在原團體中居少數，但表現仍占優勢。反之，女性到了碩博士階段，傳統女性優勢的科系卻消失，尤其在博士班幾乎呈現嚴重的性別傾斜，皆以男性為多數。男女就讀人數比例隨著教育程度愈高而差距愈大，到愈高的教育階段，性別科系的消失意味著全面性以男性為主的現象。

陳曉佩 (2008) 進行國內獲得高等教育學位的性別分析，就 ISC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6 學位而言，2006 年台灣女性獲得 ISCED 6 學位的比率在人文藝術領域已超越男性，占 61.27%，醫藥領域占 46.09%，教育領域占 43.98%。與 1997 年相較，以人文藝術領域、社會科學領域、醫藥領域增加的幅度最大，其中人文領域增加 13.40 個百分點，社會科學領域增加 10.08 個百分點，醫藥領域亦增加 10.19 個百分點。另 2006 年女性獲得工程領域學位僅占 8.86%，科學領域占 23.58%，均明顯不如男性。而人數最多者為社會科學領域占 20.32%、醫藥領域占 17.00% 次之；人數最少者為服務領域僅 0.58%、農學 3.31%；與 1997 年相較，增加 3 個百分點以上者為醫藥衛生領域 5.29 個百分點、社會科學領域 4.00 個百分點及工程領域 3.30 個百分點；減少 3 個百分點以上者為科學領域減 6.20 個百分點 農學領域減 4.22 個百分點及人文藝術減 3.55 個百分點，其餘領域變動幅度不大。就 5A 類學位而言，2006 年台灣女性獲得 5A 類學位的比率在教育、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農學、醫藥及服務等領域都已超越男性，教育領域占 64.91%、人文藝術領域占 73.35%、社會科學領域占 55.30%、農學領域占 50.28%、醫藥領域占 52.53%、服務領域占 51.23%；與 1997 年相較，變動幅度較大者為農學領域增 5.24 個百分點，醫藥衛生領域則減 7.01 個百分點。另 2006 年女性獲得工程領域學位僅占 15.33%，科學領域占 33.73%，均明顯不如男性。人數最多者為醫藥領域占 34.93%、社會科學領域 22.73% 次之、人文藝術占 16.05% 再次之；較少者為農學領域僅占 2.44%、服務領域 3.08%。與 1997 年相較，增幅較大者為醫藥領域增 26.25 個百分點，減幅較大者為社會科學領域及教育領域，分減 11.05 個百分點及 9.32 個百分點，其餘領域變動幅度不大。就 5B 類學位而言，2006 年台灣女性獲得 5B 類學位所占比率除工程領域與科學領域外皆領先男性。其中女性所占領域較高者為人文領域占 74.37%、社會科學領域占 70.68%、服務領域占 63.45%、醫藥領域占 63.32%、教育領域占 54.90%；與 1997 年相較，增幅超過 10 個百分點者為教育領域增 12.87 的百分點；減幅超過 10 個百分點者為科學領域

減 27.44 個百分點、醫藥領域減 20.60 個百分點、服務領域減 18.62 個百分點、社會科學領域減 12.71 個百分點及工程領域減 12.49 個百分點。另 2006 年女性獲得工程領域學位僅占 10.52%、科學領域占 43.02%，均明顯不如男性。人數最多者為醫藥領域占 61.12%、社會科學領域占 18.14%次之、人文藝術占 6.98%再次之；人數較少者為教育領域占 0.18%、農學領域占 0.91%、工程領域占 3.49%。與 1997 年相較，增幅較大者為醫藥領域增 42.28 個百分點，減幅較大者為社會科學領域減 22.82 個百分點、工程領域減 15.08 個百分點，其餘領域變動幅度不大。

而與國外相比，國內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陳曉佩（2009）發現台灣在主要領域之女性畢業生比率與 OECD 各國的整體分布相近，惟 7 年來 OECD 各國女性畢業生平均在各領域所占比率多數呈逐年增加之勢，我國則除「農學」與「醫藥衛生」領域外皆逐年減少。OECD 各國高等教育學習領域差異較大者在於「教育」與「醫藥衛生」領域，呈現女多於男，而「科學」與「工程」領域則男多於女；我國男女差異較大者在「人文藝術」與「醫藥衛生」領域，呈現女多於男，而「科學」與「工程」領域則呈現男多於女。台灣與 OECD 各國於各領域之女性畢業生比率的整體分布相近，亦即「就讀領域區隔」非我國特有，乃 OECD 各國共有之現象。2006 年與 2000 年相較，7 年來台灣女性平均在各領域所占比率則除「農學」與「醫藥衛生」領域外呈現逐年減少之勢。7 年來台灣女性所占比率在「農學」領域增加 0.67 個百分點、「醫藥衛生」領域增加 2.90 個百分點；而減幅方面依序為「科學」領域減少 10.54 個百分點、「服務」領域減少 9.84 個百分點、「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減少 6.01 個百分點、「工程」領域減少 3.44 個百分點、「教育」領域減少 1.54 個百分點、「人文藝術」領域減少 0.37 個百分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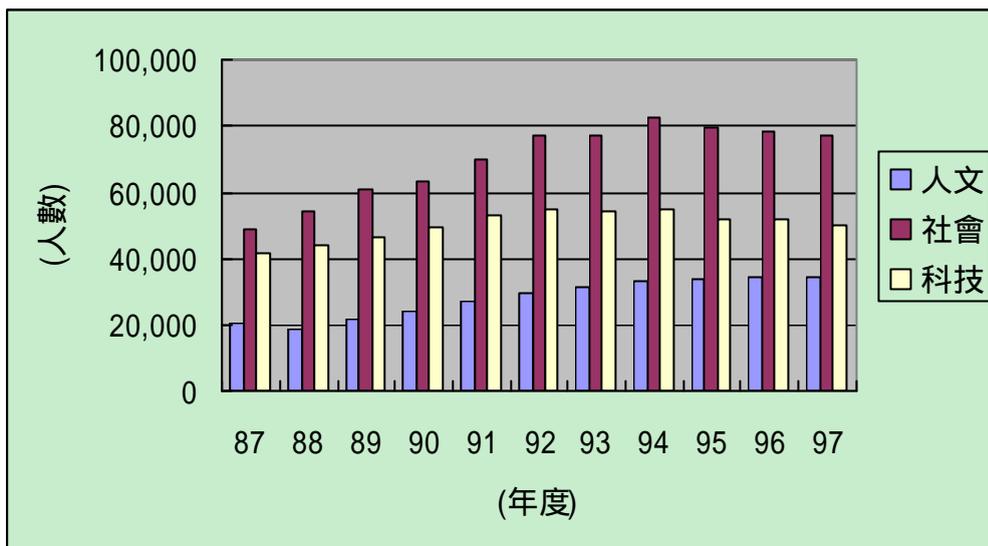


圖 2-3-3 國內高等教育女性學科領域分佈圖 (1998 年-2008 年)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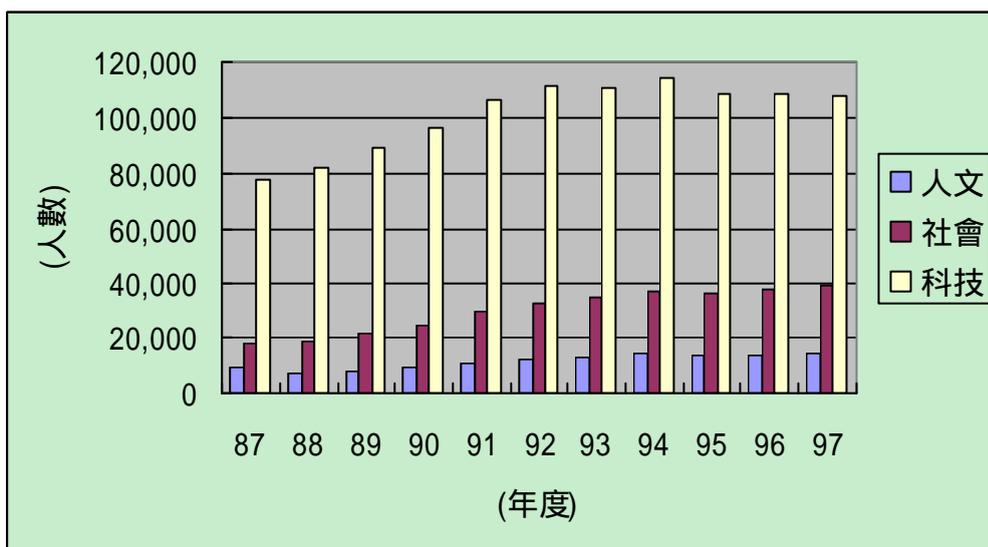


圖 2-3-4 國內高等教育男性學科領域分佈圖 (1998 年-2008 年)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08 年

綜合上述，女性在學業發展上，會隨著學歷愈高而人數驟降，尤其到了博士階段，性別嚴重傾斜。雖然大多女性會朝人文藝術領域、醫藥和教育領域發展，但傳統女性優勢的科系已不復存在，男性佔有相當的比例，尤其在工程、物理、數學等領域更不容易看到女性。但整體而言，我國與 OECD 各國高等教育女性相比，僅有「農學」與「醫藥衛生」領域增長，仍有待努力。

三 國外對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的相關研究與發現

“1982年 Hall & Sandler 以「寒冷教室」一詞形容女性在高等教育環境所受到之性別不平等對待”（引自 楊幸真，2005，頁 65）。而 Acker（1993）從自由女性主義理論的觀點也提到女性在英國大學裡所受到的學術地位不平等：1. 社會化：女性自幼被鼓勵發展人際關係的特質，不相容於成就，尤其在傳統男性領域裡。2. 角色衝突：家庭與職業角色的衝突，使得女性經常不得不中斷工作。3. investment in ‘womanpower’：擔心會成為一種浪費。（因為會離開勞力市場、訓練後未進入現場或訓練失敗）。4. 區別：可能因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直接影響，也可能是使用一些會造成某一性別不平等的標準而發生不平等待遇的間接影響。

Belenky etc. (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 1986 / 蔡美玲譯，1995) 指出 1970 年代逐漸增加了許多女性學習課程，也吸引了女性學生和教席，但是她們的地位多處於學術邊緣，女性的教育需求並未受到重視，沒有人留意教學策略和學習成績的評估方法是否合於女性的學習格調。因為教職員們通常假設：適合男性的教學法，也會適合女性。然而這樣的假設並不能協助女性在學業的適性發展。Ramey (1990), Kurtz-Costes, Helmke & Ulku-Steiner (2006) 指出良師 (mentor) 對女博士生學業發展的重要性，而 Costes, etc 相信指導教授的個人特質和教職員內的性別平衡，對博士生的學習經驗是很重要的，勝過學生指導教授的性別。而且 Costes, etc 發現男性學生有很大比例已婚，而有些女性學生卻因為做研究而犧牲了私人關係而未婚。而且有許多學生表示成為父母後，比較不受系所的青睞，女性更是明顯。在學業表現上，男性為主的科學領域，比較容易有性別化的價值和態度；在學習楷模上，女性感謝女教授作為她們的生活楷模，讓她們可以尋找自我，而男性會尋找在此領域的權威人士。雖然女性學生受到女性教授的器重，但她們察覺到女性為了職業而犧牲組織新的家庭，女性所獲得家庭支持不如男性。

而 Bailyn (2003) 在學術團體社會裡發現存在二種不利女性發展的爭議，

第一種是不認為女性可以稱職做好學術工作，第二種是不想分享權力的男性有意圖的區隔化。用性別基因說明男女不同的差異並不合理，一般而言，男同學在課堂表現不佳，會被歸因是生病或沒來上課，但女同學則被歸因是她是一名「女性」。在團體中，若女性居於單一少數，她們因無所適從而沉默，認為自己不是好的學者。但女性在團體中，若超過一個以上，女性們會彼此比較而且性別基因的影響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Elg & Jonnergard (2003) 以瑞典大學為個案研究對象，分析女性進入學術界的架構以及內部部門結構和實施的相互影響。瑞典是公認能提供女性良好工作條件的國家，然而，瑞典的學術界頂端乃至中階還是男性較佔優勢。研究發現即使女性意識到策略為自願的選擇，但女性或多或少被強壓在其所處的組織環境。儘管女性在此時的工作需求是強烈，同時也是開始新家庭的生理時鐘，但雇主不希望女性受到任何私事干擾，對雇主而言，工作以外所發生的一切與他無關，而這樣的情形經常被視為合情合理，但對女性卻是一種苛求。再者，女性尤其被期望表現在一般教職的興趣，所以相對地會擠壓其他學術工作的時間與壓力，而且女性在學術界多處於弱勢不利地位，難以進入以男性為優勢的學術社交網絡。Elg & Jonnergard (2003) 調查分析學術部門的特質和女性進入學術界的方法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這些策略的使用如何影響其取得職位。其中策略有三種：1. 順從 - 承認傳統的道德規範，高層會提供職位給這些女性待在部門。2. 尋找機會 - 社會化是由行政或教學獲得支持，但她們也發現研究導向的指導者，建立內部網絡和進入指導老師後續研究的外部網絡。3. 避免 - 用於 PhD 方案。有些僅僅是得到學位，但有時候這選擇似乎是個人處境的結果，導致工作難找而要求待在辦公室內。而研究結果顯示，僅有一位全職和一位兼職待在部門內，她們兩位都是採順從策略；大部份女性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會想繼續學術生涯，而有一半的女性會準備到另一所大學發展；其他的因為有其他家庭考量而使她們的選擇受限，但她們有自信畢業後找到工作。此外，比較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發展，男生主要選擇大學和私人部門，包含得到更高薪資的顧問工作；而女性則無，意味她們對朝學術

職場發展的機會不高或她們可能更專注學術生涯的發展。同時 Kurtz-Costes, etc (2006) 也指出財務上的擔憂、時間上的壓力，以及對未來職場的不確定是博士生攻讀博班最常要面對的壓力。

而從高等教育來看女性的家庭發展，Bailey (2003) 指出有大部分的高層的女性教職員皆未婚和未生育，然而這不僅是一種私人的關切，也捲入教育潛在課程之中，女性研究生因而選擇非學術的職涯，或是期待能在適當的支援下從事學術工作，不用為終身職奮鬥或擔心續聘與否。而 Krefting (2003) 指出學術圈女性職位的邊緣化 - 較晚取得正教授的職位，即使生產力與成就和男性相當，薪資水平仍低於男性。王方 (2008) 也在高等教育管理與科學研究中，發現女性難以在科學研究有更高層次的發展，因為 25-35 歲正值女性的生育階段，使許多女性不得不中斷職業或攻讀更高學位的機會，再者，女性會因生育和家庭負擔，獲得博士學位晚於男性，獲得職稱晚於男性，自然不利於和男性競爭高職稱和領導位子，而沒有高職稱和管理職位，她們很難申請到科研項目、開展更高水平的科學研究，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Maitland (1990) 指出女性進入學術裡的障礙有：1. 缺乏準備 - 女性雖然和男性得以進入高等教育和亮眼的學校成績，但女性很少為學術做準備，以致其獲得的升遷和薪資較少。2. 缺乏贊助者 - 學術需要更高的學位和貢獻，也需要有影響力人的協助進入專業領域，授予其職位，然而，女性要進入‘男性俱樂部’不是簡單的一件事。3. 過於劃分 - 使女性難以取得終身職與升遷。4. 僅能選其一的義務 - 從事研究就必須專一，不能受到干擾。5. 生產力的障礙 - 女性傾向更多的時間在教學、備課、與學生諮商、服務委員，以及相較男性被分配更多的大學課程，以致於她們在研究、出版和行政的時間變得很少，而影響其學術生產力。

Elg etc. (2003) 指出性別隱含的性格環繞在四組不同組織層級的安排：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社會相互作用；認同。在男性優勢的環境裡，男性或女性評估者給女性的評估相當低，再者，因為社交習慣和性別的個人差異不同，女性將發現難以進入男性為主的非正式網絡。女性知覺到她工作時間必須有彈性，隨時待命

協助他人，以及她們所要負擔的家庭責任。Kurtz-Costes, etc. (2006) 指出女博士生若所處的學習環境不是保守著傳統觀念，若教授能重視她們的私人關係和家庭的重要性，協助她們找到個人和專業生活的平衡點，她們會更有自信和活力，也會感到較少壓力而且願意花較多心力在研究上。Haynie (2005) 在 1999 調查和 2003 訪談中，女性在科技教育專業的表現是大家所認同，但她們仍感到被孤立、被庇護、被輕視、引人注目或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覺，而造成不舒服感覺有許多是來自我們專業裡少數持有老舊觀念的男性。假如有更多女性被鼓勵進入專業和升遷到可作為角色楷模的領導位置，這些問題將會被排除。

綜上所述，由於傳統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在於走入婚姻，扮演賢妻良母，而非高知識分子。所以在高等教育的女性容易面臨到非友善的學習環境與非平等的性別對待，有如「寒冷教室」般，也因為這個緣故，女性難以在高等教育有很好的發展。但，倘若能消除不利女性學術發展的種種因素，給予女性學生適當的支援與協助，女性學生在學術上會有更好的表現。

四、國內女性在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的相關研究

根據全國博碩士論文研究發現，國內探究女性在高等教育自我發展為主題並不多見，以「自我發展」為關鍵字進行文獻搜尋，共有 16 筆，僅有 2 筆與女性有關，但這兩筆以女文學家作品為主要探究，與本研究並無直接相關。而以「博士生」為關鍵字則發現 5 筆，其中與本研究相關，僅有 1 筆，為邱淑芬 (2007) 《一個成人教育博士生的學習歷程-靈性面向的觀點》，以自我敘說研究方式探究一個成人教育博士生的學習歷程、內在衝突及如何走出困境方面、瞭解靈性是什麼以及靈性在一個成人學習者生命中的意義和作用，而以「高等教育女性」為關鍵字所得結果如下：周慧洵 (2001) 《她們眼中的學校教育與文憑：不同口合高學歷女性的生命史研究》，探討學校教育與其所頒授之文憑對於不同口合高學歷女性的意義；歐宇帥 (2001) 《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透過女性以及家的關係的研究，對於傳統「家的意義」的做性別觀點的反思。

整體而言，國內相關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研究是較為罕見，大多從女性在高等教育的發展做為探討，然而在這些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大多高等教育的女性仍深受傳統社會文化對女性角色期待的影響，而使她們在定位自我時感到矛盾，再者，越高學歷，國內女性比例反而越低，因此，研究者感受到進行女博士生自我發展之探究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在本章中研究者將說明如何進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決定，為什麼選擇質性研究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作為本研究的探究方式，以文字？述來呈現資料，以及所仰賴的理論基礎為何；其次是研究者角色，研究者在本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與立場為何；再來是研究設計與研究分析，最後是研究倫理與信效度。而研究流程如圖下所示 (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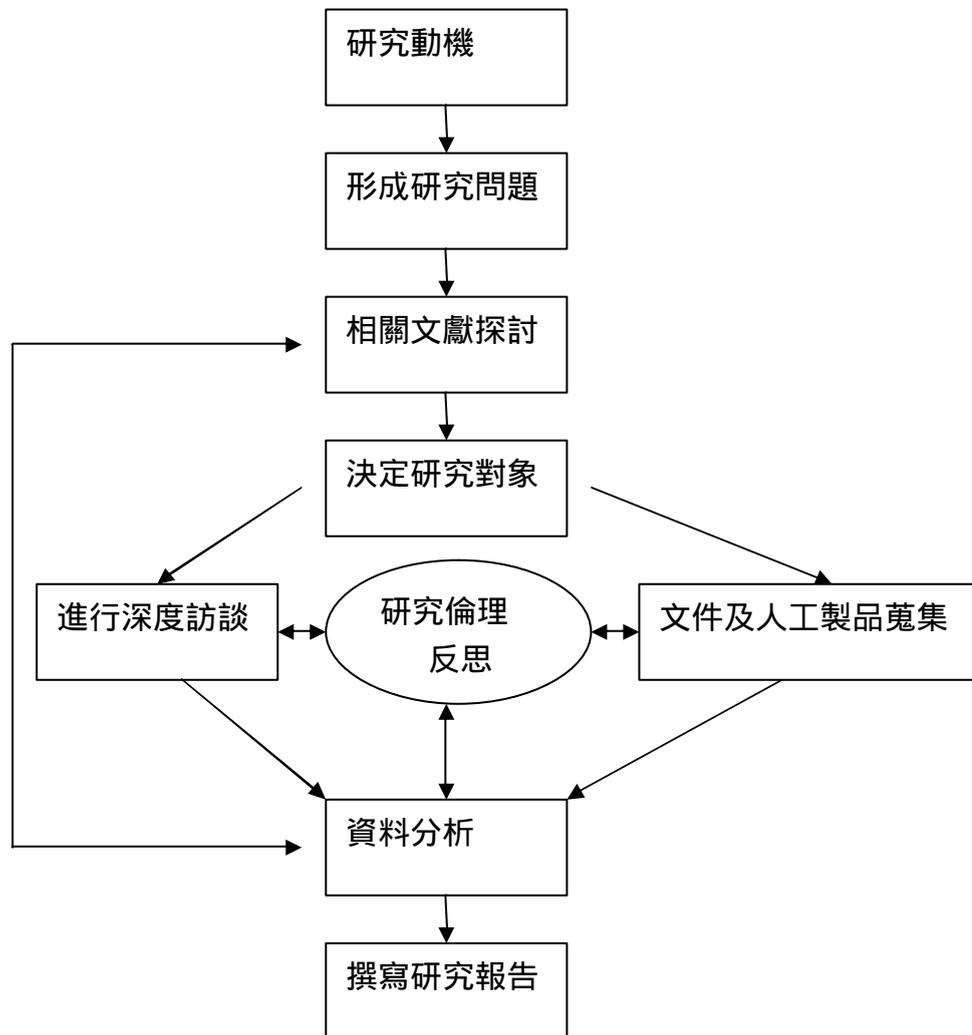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流程圖

第一節 研究法的選取

McMillan & Schumacher 分析量化與質性研究主要用途，認為“量的研究在受測量的社會事實中，尋求建立關係以及解釋發生變化的「原因」。質的研究比較關注從參與者的觀點，來「了解」社會的現象”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 / 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2, 頁 7)。而本研究欲以女性博士生之觀點來了解其過去在家庭、學校的學習經驗，在此情境脈絡下，她們的自我發展是如何被影響，包括作為一個女性博士生的感受、信念、觀念、思考以及行動，故決定採用質性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再者，Ritchie 認為質性研究尋求捕獲萌芽概念，沒有太多預定的涵蓋範圍，所以在原創思想或提議方面有很大的潛力 (Ritchie & Lewis, 2003 / 藍毓仁譯, 2008)。而本研究希冀能從這 14 位女性博士生的聲音發展出不同的概念或新的理解，對現存社會的女博士生的處境有深一層的認識，並嘗試探究在台灣社會文化建構下，女博士生的自我發展。

質的研究以建構哲學為本位，假定實體是「社會的構念」(social construction)，經由個體所詮釋的多層、互動性、及共享的社會經驗，特別關注從參與者的觀點來認識社會現象，並透過分析參與者的許多脈絡，以及？述參與者對這些情境與事件感受的意義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 / 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2)。而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訪談方式是試圖增強反思和互動，避免將受訪者客體化，研究者和受訪者的角色並得不明顯，雙方一起協商涵蓋範圍、用語以及相互了解的過程中，訪談過程當中強調互惠性，研究者可以隨意地跨出其中立發問者的正式角色，表達自己的感覺及談論自己 (Ritchie & Lewis, 2003 / 藍毓仁譯, 2008)。因此，為達本研究目的，以「半結構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 作為本研究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與研究對象在互為主體下，共同建構本研究的樣貌。

第二節 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的角色，雖然非女博士生，但和研究受訪者的女博士生同樣在高等教育機構就學中，而且有相似的課題 - 畢業研究論文要完成。再者，研究者就讀研究所期間，從女老師身上看到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女性角色楷模，與高等教育女性面臨角色衝突與自我發展掙扎。因此，研究者以處在高等教育的學習環境，以高等教育女學生的角色進行本研究。

然，閱讀整理後所蒐集女性在高等教育發展的相關文獻，難免心中對研究存有預設立場，而為避免此所造成的研究者偏差，研究者在研究期間時時反省自我如下的看法：

1. 透過文獻探討，研究者認為台灣社會文化建構並不利於女性在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大學以上的學歷，越顯得困難重重。
2. 處於適婚年齡的女性容易遇到學術年齡與生育年齡的重疊，而使她們面對攻讀博班時抉擇會有許多心理掙扎。
3. 女博士生即使順利完全學位，在學術工作場域中仍多處不利位置，而且最後很有可能在社會文化期待下回歸家庭當賢妻良母。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過程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由於質性研究的樣本數取決於所持有個案資料的豐富程度，將抽樣視為「動態的」、「特別的」以及「階段性」的過程，而非「靜態的」或「先前的」母群體的參數，所採取的抽樣方法為合目標取樣 (purposeful sampling)，而合目標取樣是一種小團體或個體的策略，易於對感興趣的現象，提供可被認知的訊息。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 / 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2)。而本研究旨在探究女博士學業、家庭與工作之自我發展，而為達對象多元化，因此，分別就攻讀領域、婚姻狀況與工作狀況之不同，採合目標取樣邀請正在攻讀博班的台灣女博

士生為受訪對象。

而本研究訪談對象的人數主要取決於資料豐富程度，從研究者人脈關係擴展去尋求可能的訪談對象，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儘管身處高等教育的機構中，訪談對象並不好找，更加深刻體認研究場域人脈關係的重要性。研究者曾嘗試透過網際網路，搜尋各大校女性博士生的學號，以此取得 email 的聯繫方式，誠摯將訪談邀請函（見附錄一）寄予未曾謀面的可能訪談者，卻經常收到退信的通知函，表示對方信箱已滿，無法寄送，或者是網路安全考量下，被視為垃圾信件而無法開啟。後來研究者透過兩個主要人脈關係管道找到所期待的訪談對象，第一大管道是透過周遭有熟識女性博士生者的引薦，有如菁英研究般，因為社會接觸與關係門路對接近菁英與建立信任是基本要件，而菁英會透過認識研究者的人、和研究者談話的人，以及引見研究者的人，做為核准或應許的記號（Neuman, 1997 / 朱柔若譯, 2000）。所以，一開始研究者從自身現有的人脈擴散尋找可能的訪談對象，包括同學、師長、親戚、朋友。當確定女性博士生為研究訪談對象後，研究者即開始尋找可能的訪談對象。尤其質性研究者重視動態過程之特質，也儘量使得抽樣上具備「彈性化」和「隨研究進展而演變」之特質，下一個抽樣可能會視已進行的狀況和需要而定，以「避免重複」、「捕捉進展」為原則（胡幼慧、姚美華, 1996）。所以，雖然一開始預計研究訪談對象為 10 位，而後隨著為取得更豐富的訪談資料，增加至 14 位。

由於研究者與受訪者連繫關係乃是輾轉透過他人介紹，在這之前是互不相識的彼此，因此受邀過程也曾經擔心被拒絕，尤其是資歷豐富者，但同做質性研究的同儕跟研究者說：「不要害怕被拒絕，而且博士生也經歷過研究生的角色，她們會幫忙！」。這一番話給了研究者很大的信心鼓舞，果然不出所料，一開始訪談邀請十分順利，當研究者向受訪者表示來意後，立即得到受訪者的允諾與支持。然而，在這受訪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中間也有幾番波折，有受訪者正忙於研究案，訪談時間協調有困難，或受訪者因個人特殊的經歷而覺得研究題目不適切而予以善意拒絕。研究者對於失去這幾位寶貴的受訪者，覺得十分可惜！但也

在這段的邀請訪談對象的過程中，培養了一張不怕「被拒絕」的勇氣，雖然經常發出去的信函或簡訊得不到回應，不免心灰意冷，但身旁許許多多的支持，讓研究者的心又再度暖烘烘，願意不斷嘗試努力與接受挑戰。

而另一管道是透過受訪者的輾轉介紹而來。因為研究訪談初期不易邀請已婚訪談對象，雖是透過他人引薦，卻也因為對方已婚的身分，要照顧小孩、要趕論文，實在是分身乏術而婉拒。但，很幸運，有部分的受訪者知道研究者在尋找訪談對象遇到瓶頸下，非常願意盡其所能給予協助，並在最短的時間內連絡可能訪談對象給研究者，這或許是同樣經歷研究生這個過程，所以更加同理心地對待，這點令研究者十分感動！

表 3-3-1 研究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受訪者化名	學院別	年級	年齡	婚姻狀況 /生育子女	工作情形
1	佩君	農	博一	(25~29 歲)	未婚	兼職
2	書芳	工	博三	(30~34 歲)	已婚/二女	專職
3	家馨	理	博六	(30~34 歲)	未婚	無
4	宜均	文	博三	(25~29 歲)	未婚	無
5	韻如	社科	博一	(25~29 歲)	未婚	無
6	靜宜	工	博四	(25~29 歲)	未婚	無
7	柏婷	文	博二	(30~34 歲)	已婚	無
8	雅欣	社科	博一	(25~29 歲)	未婚	兼職
9	筱慧	文	博二	(30~34 歲)	已婚	專職
10	乃文	社科	博三	(30~34 歲)	未婚	兼職
11	淑芬	理	博五	(30~34 歲)	已婚/一女	無
12	美智	社科	博一	(30~34 歲)	已婚/一子並 懷孕中	專職
13	麗珊	社科	博二	(40 歲以 上)	已婚	專職
14	曉玲	社科	博四	(40 歲以 上)	已婚/一子二 女	專職

總結表格所示，參與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共有 14 位，年齡範圍 25 至 45 歲。

就專攻領域而言，農學院 1 位，工學院 2 位，理學院 2 位，文學院 3 位，社科學院 6 位；婚姻狀況，未婚者有 7 位，已婚者有 7 位，其中已婚生子有 4 位；工作

狀況，尚無專職工作者有 9 位，有專職工作者 5 位。

二、研究資料的蒐集

質性研究法訪談可分為非正式對話訪談(th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訪談指引法(the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以及標準化開放式訪談(the 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 / 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2)。而本研究所採用的是訪談指引法，即半結構訪談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非使用字遣詞精確、相同的特定問題，而是一般性的問題，有更開闊的範圍，去探求寬廣的主題。研究者可依受訪者與情境，來決定問題的先後次序，而受訪者藉著將焦點置於重要的或感興趣的主題之上，形塑訪談的內容。正如畢恆達 (1996b) 所認為，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並非將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所以，研究者透過如下的步驟來介紹訪談進行與資料蒐集：

(一) 研究對象之文件蒐集

將訪談邀請函（見附錄一）寄送可能的受訪者，確認受訪者的受訪意願後，及開始在網路搜尋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除透過網際網路之便利，進入全國博碩士論文搜尋受訪者的碩士論文與相關學術作品或其他學經歷之背景資料，並利用研究對象之部落格與 facebook 瞭解她們的生活故事，其主要目的在增進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之瞭解，並在訪談時能拉近與受訪者之間的距離。

(二) 訪談時間與地點

以當事人最大方便為最主要考量，然而，由於受訪者也曾經擔任質性研究者或修習質性研究相關課程，了解參與這樣性質的研究，需要訪談錄音，重視訪談環境的品質，所以決定訪談的時間與地點除了依受訪者之便利與要求外，也會儘量選擇較不受干擾的時間與地點來進行訪談。其訪談日期、地點與時間資料表，請見表 3-3-2。

表 3-3-2 研究訪談記錄資料表

編號	受訪者化名	日期	地點	總訪談時間	相關文件
1	佩君	2009.04.20 2009.05.06	實驗室(無人進行實驗時)	一小時 23 分	碩士論文
2	書芳	2009.04.20 2009.05.04	MSN 網際網路	約三小時半	碩士論文、部落格
3	家馨	2009.04.21	研究生休息室	二小時 58 分	碩士論文、部落格、facebook
4	宜均	2009.04.24	受訪者家中	54 分	碩士論文
5	韻如	2009.04.25	校園清靜處	一小時	碩士論文
6	靜宜	2009.04.29	校園清靜處	49 分	無
7	柏婷	2009.04.30	咖啡廳 (較不受干擾位置)	一小時 33 分	碩士論文、facebook
8	雅欣	2009.05.04	校園清靜處	46 分	碩士論文、facebook
9	筱慧	2009.05.08	咖啡廳	一小時 27 分	碩士論文、facebook
10	乃文	2009.05.13	工作室	一小時 42 分	碩士論文
11	淑芬	2009.05.13	工作室	一小時 39 分	碩士論文
12	美智	2009.05.18	咖啡廳 (較不受干擾位置)	一小時 44 分	碩士論文
13	麗珊	2009.05.21	咖啡廳 (較不受干擾位置)	三小時 24 分	碩士論文
14	曉玲	2009.05.29	辦公室	二小時 08 分	碩士論文、自傳

(三) 訪談方式

以面對面方式進行訪談。正式訪談之前，研究者會與訪談者進行 email 或電話聯繫，增進和諧的友誼關係，儘量讓受訪者能在未來的訪談過程能感到輕鬆自在。正式見面後，將訪談大綱交給受訪者，簡述本研究目的與訪談流程，並確保尊重受訪者隱私，在對方同意下進行訪談錄音，若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感覺有任

何不適合之地方，可以暫停訪談與錄音。訪談過程除使用錄音器材，亦作割記來協助問題的發問與探測性處理，以及作非語文的溝通。此外，本研究有受訪者為協助研究訪談資料完整，提供過去個人相關資料作為研究者日後文件分析參考之用。而為了聊表對受訪者參與本研究的辛勞，於訪談前或訪談後將個人準備精美小禮與小卡親手交給對方。

然而，本研究有一位受訪者，因家裡有幼兒需要照料，不便接受面對面的訪談方式，而採行網路 MSN 線上對話的方式進行。整體而言，本研究個別訪談的時間約一小時至三小時不等。

(四) 訪談器材

本研究所使用的訪談器材為創見的 MP3 player，而騰逐字稿所使用的播放媒體軟體為 KMplayer，操作簡單便利，可以縮小視窗拉至文書檔案內播放，不需在文書軟體與播放軟體之間更換視窗。

(五) 逐字稿確認

每次訪談結束後，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或請人幫忙，儘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逐字稿，寄送給受訪者確認，並對訪談後所產生的可能疑惑或與研究相關問題，再次請問受訪者，並做訪談檢討，俾使下一次訪談能更加順利。

第四節 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蒐集與分析是互動的研究循環過程，是具有彈性的技術，每種策略係依賴前一種策略而來，以及從該策略中獲得資料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 / 王文科、王智弘譯, 2002)。而為避免固定化、標準式的想法，Strauss & Corbin 認為藉由問問題，能探索到其他不同的想法，並且也會對資料有些新鮮的觀點 (Strauss & Corbin, 1990 / 徐宗國譯, 1997)。因此，研究者在資料蒐集過程中，與研究支持團體進行討論與分享，並從中得到反思與回饋。

分析過程中，將原始訪談資料中有意義之資料做不同顏色之區分並予以概念化，如學業部分以黃色標示、家庭方面以紅色標示、工作方面以綠色標示，爾後

將相關概念整合至同一範疇。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圖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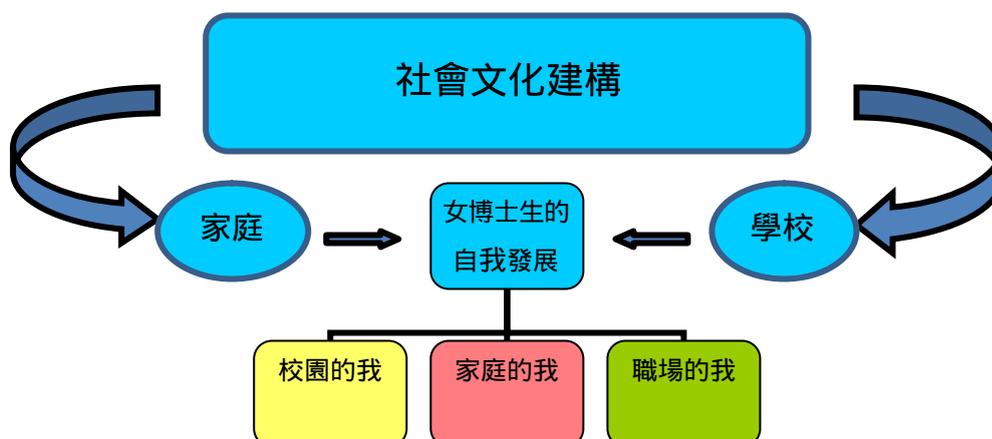


圖 3-4-1 研究架構分析圖

接下來，將研究所得的訪談資料予以歸類編碼，而編碼代號說明如下：

表 3-4-1 引用代號說明表

代號	代號說明
(韻如, 042505)	韻如個人訪談逐字稿 而前 4 碼為訪談日期，後 2 碼為訪談資料頁碼
標楷體字型 11 加粗體呈現	論文中引述訪談者的逐字稿
標楷體字型 12	論文主要的使用字體，研究者詮釋
	受訪者訪談內容省略部分

然而，質的分析係研究者對感興趣的單一現象，進行有系統的選擇、歸類、比較、綜合和解釋，而此乃不斷地循環的過程，直至資料分析益臻完善（王文科、王智弘譯，2002）。因此，研究者結束訪談後，將訪談內容轉為文字檔，嘗試初步資料分析，並與研究支持團體以及指導教授來回不斷地討論，根據討論後所提出的質疑再做反思與修正，而為避免研究者個人主觀意見導致研究結果偏頗，書寫論文過程，時時刻刻警惕自己研究者的身分。

第五節 研究倫理與信效度

社會科學家必須遵守的最基本就是不可以傷害參與研究的人(畢恆達, 1998)。因此,在訪談過程中,對於受訪者拒絕訪談錄音的個人隱私絕對予以尊重,而在論文所引用訪談內容所涉及的人名或機構名稱予以匿名,避免受訪者有對座入號的風險。即使引用資料有益於本研究,但對研究對象造成傷害,在保護受訪者為前提下,絕不採用,而改另尋其他方式解決。而本研究訪談錄音資料,將於本研究完成後,銷毀之,以防受訪者個人資料與隱私外流。

而為提升本研究品質,以確保研究者觀察到的現象存有實質意義,研究者採取如下的策略,來提升本研究的信效度:

(一) 多種方法(multimethod)策略:是一種基於質性研究的科學基礎 - 找尋值得信賴詮釋「非線性式」之三角檢視原則,使用不同方法收集不同資料,予以相互檢視、互補、整合(胡幼慧,1996)。再者,增加資料蒐集與分析時的精密嚴謹度;有助於揭露社會背景多采多姿與變化多端的特性(Neuman,1997/朱柔若譯,2000)。因此,本研究在資料蒐集方面,除了透過研究訪談,亦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文件資料,如受訪者的論文,與受訪者於訪談期間所分享有關個人文件,如自傳。

(二) 參與者語言:摘取受訪者逐字?述,引用於本研究中。

(三) 相異個案資料:尋找本研究中的差異資料,並予以適切分析。

(四) 以機械記錄資料:在訪談期間,除隨手割記訪談重點,全程一律使用錄音器材記錄訪談內容,以確保資料完整性。

(五) 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透過定期的研究支持團體分享,將研究所遭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女博士生的自我發展，並透過訪談分析了解女博士生學業自我、家庭自我及工作自我的開展過程。研究指出，自我的型塑有幾個特點：自我是個體透過與他人互動而來，Cooley 強調自我是一種社會互動的產物，主要是經由別人的評估或是對待方式，而知曉個人的自我。這種「以人為鏡」或是「以社會為鏡」的方式，主要是透過社會互動反應出自己的影像，形成個人的自我概念（宋鎮照，1997）；自我同時也具有發展性，George Herbert Mead 認為自我具有一種區別於生理機體本身的特性。自我是一種能夠發展的東西；它並不是在一生下來就已存在的，而是在社會經驗和活動的過程中產生，與群體中個體互動的結果，在特定的個體中得到發展（Mead，1934 / 胡榮等譯，1995）。；重要他人和概括他人則是型塑自我的二個重要概念，Mead 的自我概念發展論調裡強調兩種重要概念：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和概括他人（generalized others），前者對個人評估頗具影響力，後者乃社會規範與要求。因此，本章將分別從家庭、學校兩個主要社會化機構，分析女博士生的重要他人與概括他人如何對其在學業、家庭與工作婚姻上的自我產生影響。

第一節 女博士生的學業自我發展

本節將探討女博士生在社會文化建構下學業上的自我發展，首先家庭作為社會化的第一個機構 - 家庭開始探討，親人對其學業發展、科系選擇的建議，以及攻讀博士班的態度，是否會受到傳統對女性角色期待所影響；接著，學校是社會化的重要機構，女博士生在其求學過程中所觀察到的學校環境是否有利於女性學業發展，以及女博士生視之為良師(mentor)的重要老師如何對其學業發展產生影響。

一、來自家庭方面的影響

下面將逐一分析家庭對女博士生的教育觀點，是不是這些高等教育的女博士生從小所受到的教育期望比較高，所得到的教育支援比較充足，使得她們得以攻

讀博班；家庭對女博士生科系選讀的建議為何，有沒有性別刻板印象？家庭對教育價值的認同是否因傳統性別觀念而對女性攻讀博士班的看法產生衝突？以及已婚進入家庭的女博士生，她們如何處理家庭與學業之間的衝突。

(一) 教育是最好的資產

台灣社會普遍認為高的學歷會有較好的生活。所以，不論生活多艱辛，父母願意盡己所能栽培小孩讀書。本參與研究者，韻如和柏珽提到她們的雙親雖然從事低下階層的勞力工作，父親下班後經常因為過度勞累體力不支，無法輔導子女功課，然而父母親卻未因此限制子女學業發展，而是抱持「能唸多少就多少」的態度，因為她們的父母覺得「教育」是留給子女最好的資產，韻如和柏珽談到：

從小父母親為了小孩子的學業，幾乎都在賺錢，很少管我們這些小孩子，他們抱持的想法能唸多少就唸多少，就盡量供給妳 不會重男輕女，因為他們覺得沒辦法給我們什麼(財產)。(韻如，042501)

我爸從小跟我們說，以後他財產不會留給我們，可是要讀多少書，他都付錢，覺得孩子會唸書就給她唸書。我媽跟我爸比較相近 就覺得孩子會唸書就給她唸書。(柏珽，043003)

除此之外，乃文表示因為父母親覺得讀書可以培養氣質，所以一直很鼓勵家中的小孩繼續升學，且期待子女個個都能擁有大學的學歷。

爸媽會覺得不管多辛苦都一定要供我們五個小孩唸大學，他覺得唸大學就很了不起了，以後給我們的嫁妝就是學歷，我爸常跟我們講，念書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氣質，他覺得妳有唸書就有唸書的樣子，就看的出妳是讀書人，他覺得一定要供我們唸到大學。(乃文，051302)

麗珊的父母親雖然並未特別強調教育是留給子女最好的資產，但麗珊表示因父母親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差異，尤其是父親很少鼓勵子女，常說反話，卻也因此激勵她在學業上的表現。

他從小不會讚美我們，大部分的小朋友需要父母讚美，可是我爸很少，他有時候會用相反的話，就有點諷刺妳，可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你越這樣子我就越做好。

因為我媽都是她會鼓勵，不管妳做什麼，她都會說“妳很棒！很好！”。(麗珊，052103)。

同樣的情形，美智的父母親也未特別強調教育是留給子女最好的資產，但美智表示父親向來重視子女的課業，而母親因為是傳統典型女性 - 「相夫教子」，所以，父母親對她的要求就是專心在課業學習，並期盼她能在課業有良好的表現。

覺得媽媽她就是聽爸爸的話，她就很傳統的婦女，所以，她認為爸爸的要求我們就是要去達到就好，所以她是真的很傳統的婦女她大概不會有一些(自己的意見)，她認為爸爸怎麼樣我們就去做，她認為她所要做就是讓我們放心在學業的發展上面就好。(美智，051802)

根據本研究中女博士生回應父母親對學業發展的重視，父母親在其學習過程中，總是盡其所能提供教育支援，女博士生也因家庭對教育的重視而提高對教育價值的認同感，並且相信教育可以讓她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增強她們升學、進修的動機。

(二) 文史系所的傾向

雖然女博士生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發展給予正面支持，但在科系選擇上，部分父母仍存有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女孩應該選擇文史科別而非理工商科，而引導子女走向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此種情形，較常見於攻讀人文社會領域的女博士生的身上：

宜均的父母認為台灣的教育環境並不適合女生朝工科發展，所以儘管宜均在這方面有過人天賦，還是放棄，選擇走向社會認為女生該發展的學習領域 - 文科。

其實在國中性向測驗結果中，就發現我在機械原理方面的天賦比較高，選擇高中時父親和我也曾考慮選讀機械方面的學校，但是台灣高中職在這方面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加上台灣大眾普遍認為工科學校環境較適合男孩子，最後我父母親還是會認為女生選讀文科比較適當。(宜均，042403)

乃文則因為母親對其科系選擇有強烈主張，使乃文不得不順從母親意願填寫志願進入文學院，在回憶這段歷程時，乃文顯得有些激動的說：

填志願的時候我就說我要唸國貿，我媽就說“不行妳要唸日文，女生就是要唸文藻”，她覺得男生可以去唸商科、唸工科，可是女生就是要去念文藻，進去就是要培養氣質，文藻就是女生唸的，那時候我記得填完志願一出去我馬上大哭。(乃文，051306)

美智也是同樣情形，美智的父親對美智學業發展強力干預。但，相對於乃文，美智會不斷嘗試與父親溝通，在無法取得共識時，她只好選擇另一種方式來達到她的目的：

從國小畢業之後，所有的路都幫我們安排得好好，這個是會讓我覺得很沒自由空間，但我會儘量跟他溝通，有一段時間，我跟我父親溝通的方式是透過紙筆，因為我覺得沒有辦法用語言的溝通，基本上包括我上大學志願的選擇，他有很強力的主張，他會認為那個選科系非常重要，甚至要求我把志願填寫完給他檢查，可是我就是是在科系之間跟他有些衝突，我就做了一些小動作。他希望我培養的是一些外語能力，但當時的我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所以我選擇一個很冷門的科系。(美智，051802)

理工自然領域的女博士生，雖然並未提到求學過程中科系選擇的掙扎，但部分理工自然領域的女博士生表示因家中經濟不甚裕，父母親所在意的是「學費」而非「科系」，主要用意是希望她們能考取國立學校就讀，以減輕家中經濟負擔，如佩君和淑芬。

如果我讀博士班，他其實沒有很想讓我念，因為是國立，他覺得還不錯，所以他也沒說什麼。媽媽不管國立私立都會支持妳，媽媽國立應該會更高興..媽媽是一直蠻支持我 從小就跟我說，我可以念到就給它念到那。(佩君，042001)

因為他們也覺得說，他們只有唸到高中，所以他們認為學歷很重要，基本上就是完全支持。我爸以前就常跟我們講，妳要念公立學校，因為他賺得錢只能付我們念公立學校。(淑芬，051304)

本研究透過訪談，部分受訪者原本有意朝理工自然領域發展，但因父母親受到當時環境影響，認為女性應該就讀文史科而非理工商科，而促使她們最後轉向

人文社會領域發展，此外，本研究亦發現，人文社會領域的女博士生其父母心中在科系選擇普遍仍有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女性最適合朝人文領域發展。理工自然領域女博士生的父母親雖然並未強力主導子女科系選擇，但部分女博士生表示因家中經濟不甚充裕，父母親希望她們能選擇學費少的國立或公立學校就讀。

(三) 攻讀博班的眼光

雖然女博士生的父母親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但家人對於女性攻讀博士班未必全部給予正向的認同，有支持聲音，也有反對的聲音，而這些聲音也會隨著時境遷移產生變化，尤其已婚的女博士生所面臨的情境是更是複雜多變，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更為多變。

不贊同攻讀博士學位者，如乃文提到她的父母雖然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但並不贊同她往大學以上的學歷攻讀，讓想繼續深造的她，曾經有段日子心裡非常煎熬，直到有一天，她聽到父親跟友人分享女兒唸碩士的驕傲，才知道父親已經釋懷而放下心中的大石。

可我就毅然決然，我決定我要去唸書 我一直覺得，爸爸媽媽是持比較負面的態度，所以，我覺得我是很孤單讀書，後來我過年回家，我聽到一句話，我才放心，原來爸爸媽媽還是驕傲，過年的時候我就聽到我朋友來我們家，就過年會送禮什麼來我們家，然後我從樓上下來，我們家樓下有一個門，我在開門，忽然聽到我爸跟他的朋友在講話，然後就講說我們家二女兒現在在念研究所，碩士什麼，什麼的，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語氣他是驕傲，他是開心。（乃文，051303）

佩君則表示父親一開始並不贊同她攻讀博班，後來是因為國立的關係，才轉變態度，但母親不一樣，母親永遠支持她唸書。儘管如此，佩君的表姑非常反對她攻讀博班，因為佩君的表姑認為女孩子不用唸太高，而且將來嫁出去是別人的，覺得佩君應該賺錢回報父母養育之恩，而不是一直讓父母供養。訪談中，佩君在談及這些話時，語帶靦腆表示自己也很希望趕快賺錢，讓父母肩頭上的經濟重擔早日卸下來。

我有個表姑，她就一直說，反正就覺得我怎麼不去賺錢(還唸書)，就怎麼讓父母養

我目前只有遇到個很嚴厲這麼說，覺得讀冊讀太多沒路用 我經濟壓力很大，我自己也很想趕快賺錢 父母看能不能退休。(佩君，042004)

已婚的書芳攻讀博班，原意是希望拉近與先生彼此的價值觀，但並未得到先生的認同，反而是不諒解，先生認為書芳已經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要帶小孩，何必再唸書讓自己更辛苦。書芳分享時說：

先生因為他也在念書。他沒有鼓勵，是我想要趕上他，因為我希望兩個人在生活觀念上不要相差太多，彼此有共同話題，念書太累跟他抱怨過，他有點生氣但又無奈，因為他覺得我並不需要念博班，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好工作了，不需要那麼辛苦(因為還要照顧小孩)，還跟他抱怨。(書芳，042006)。

書芳從自身的處境深刻體驗到已婚女性邊帶小孩邊唸書的辛苦，也曾經因為要照顧小孩忙不過來，有想過放棄博士學業的念頭。

女生會比較辛苦，因為還要帶小孩，因為我念書還要帶小孩及工作 要兼顧家庭和工作 。因為第二個女兒剛出生不久，又面臨到要寫論文，時間不夠用，就想要不要放棄學業，陪小孩就好，這樣比較輕鬆。(書芳，042008)

淑芬則覺得因為和先生學習經驗不同，先生無法理解她身為一個博士生的處境，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因攻讀博班無法兼顧家庭而爭吵，讓淑芬感到掙扎與困惑。淑芬在訪談中描？先生的態度時這樣說：

我覺得一半一半，有時候他是支持，可有時候爭吵，他可能又會變成比較不支持的那一個，他可能會覺得，因為我跟他就可能無法討論學業上的事情，他很難理解最主要是不理解一個博士生要做什麼，因為他周遭的生活都是那樣子..他不懂一個博士生，為什麼寫一個論文會這麼難，會寫不出來，生不出來，小孩都生出來，論文還生不出來。(淑芬，051303)

淑芬也提到攻讀博士班期間，經常面臨要唸書做研究與照顧小孩的衝突：

一個博士班的生活不是很輕鬆耶！妳真的要很認真，妳有很多東西要做，不見得做得完，有時候還有其他的東西，像實驗室有一些寫書，有一些案，妳又很想參與，妳又割捨不下，那這些東西跟妳的小孩子比，都比不上。

像我現在如果要做事情，有兩個，一個就叫我媽上來，另外一個就是我跟我女兒回去，然後我把女兒交給她，我去圖書館念書，才有辦法，其實一到五，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就是寫論文或看 paper，幾乎沒辦法，因為時間是被切割的，然後晚上她睡著，我也睡著，凌晨要爬起來念書，我爬不起來，所以我就覺得這好像不太適合念博士。(淑芬，051306)

另一個受訪者，筱慧表示，雖然她的先生全力支持她攻讀博班，但她的公婆仍對男女角色存有傳統價值觀，所以每當看到筱慧的先生做家事時不免對筱慧微詞，這點讓筱慧非常不能認同。

我先生就是很開明，他很支持我，公公婆現在還好，因為現在公婆對媳婦發展的不大，我覺得他們口頭上會說媳婦，如果我在唸書，我先生在洗衣服，他們就會頗有微詞。(筱慧，050806)

因此，筱慧覺得對已婚還在唸書的女性，另一半能否給予支持鼓勵甚為重要：如果是結婚要唸書，妳的另一半的觀念很重要這樣，就是他要儘可能讓妳有些空間去做妳自己的事情，不要因為妳在唸書他反而會去抱怨妳，影響家庭，遇到這樣，妳會兩頭燒，這樣的婚姻的關係就不適合去唸。(筱慧，050804)

曉玲在本研究中也是比較幸運的已婚女博士生，她表示自己的公婆十分開明，同時因為公公有讀博班的經歷，對她攻讀博班也較能給予肯定的態度，這對她讀博班有正面的影響：

回到我婚姻這一塊，我的公公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他年紀很大都還去讀博士班，當然他後來也沒有順利拿到學位，但是他那個過程 他那時候又白天要上班，又要(大學)兼課，那他備課，妳可以發現他怎麼兩三點還在那邊備課這樣子，我們就覺得說：「就是這樣！我不曉得是正面支持或不支持，反正，他們知道妳在忙，他們知道要去交作業，要去發表，然後他們常常會跟親戚朋友誇耀我這個媳婦在念博士班這樣。(曉玲，052909)

雖然曉玲覺得自己在學術路上有家人作為後援，比較幸運，因為他們體恤才可以順利攻讀博班，但有時還是會因為無法陪伴家人而覺得不安。

我可能會覺得我在學術的路上比別人幸運一點，因為我(有)這些後援。甚至我連家事的部分，我婆婆都可以幫我處理。因為她身體不好，她還幫你分擔這一塊，所以，你就會覺得，如果可以，你願意為他們多做一點事。我覺得讀研究所(或博士)也是非常好的一個理由，他們可以體恤你。啊，你就覺得好吧！那我就不用做了。(笑)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不安啦！我不曉得是正面支持或不支持，反正，他們知道你在忙，他們知道要去交作業，要去發表，然後他們常常會跟親戚朋友誇耀我這個媳婦在念博士班這樣。(曉玲，052910)

麗珊也是本研究比較幸運的已婚女博士生，麗珊雖然已婚，但因為還沒有小孩，也沒有傳統女性所要承擔的包袱，再加上先生的全力支持，所以，在攻讀博班的過程比其他受訪者來得順遂。

他蠻鼓勵的，我覺這點還不錯，因為，他比我慢讀碩士班，可當我跟他提到我想繼續讀博士班，他給我的感覺就 ok，如果你想讀就去讀呀！他沒有反對，而且還滿支持，而且我讀博士班學到一些什麼新的觀點或知識後，回家會跟他分享，他也會覺得很不錯。(麗珊，052106)

先生的支持讓麗珊沒有後顧之憂，而且麗珊覺得考上博班是老天爺給她的機會與使命，要好好把握，並自我期許將來會成為很有影響能力的人。

因為我是後來成為老師，後來才讀碩士，經濟穩固呀！我沒有小孩剛好。覺得博班有什麼困難，碩班都讀，怎麼會不能讀博班，就想說：我可以，沒想到我就運氣很好，真的考上，那老天爺給你這個機會，你當然要好好把握，你相信祂有給你一些使命，必須去完成一些事情，不能辜負老天爺這個安排，也許不是為了你自己，搞不好會成為很有影響力的人。(麗珊，052128)

不管家庭是否支持就讀博班，已婚女博士生常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在學業與家庭間取得平衡。曉玲表示自己都是等到小孩就寢，才開始念書，需要經常熬夜，但她甘之如飴。

我都等到孩子 ok，我才開始念書(所以研究所)對！幾乎都到十點半，十一點 孩子上床，然後我才開始念書，是很辛苦，可是我覺得滿愉快！滿愉悅的，你可以享受

妳那個妳自己的時間，雖然這個有可能要到 4、5 點，可能有要報告，熬到 4、5 點，隔天又要上班。(曉玲，052905)

同樣已婚但未生子的柏珽，語重心長地表示女性容易受到感情的牽累，尤其成為母親後，會把家庭擺在第一順位，而無法專注課業上的學習，所以，柏珽覺得這是女性比較吃虧的地方，倘若自己因而學業表現無法達成一定的標準，並不能說她能力不足。

女生比較有母愛，比如家裡發生事情，她會馬上丟掉她的學業或工作去關心家裡的人，男生就我有工作，女生會受感情牽累，沒辦法專注在同一個地方，這是比較吃虧的地方，這並不是本身她能力有問題。(柏珽，043012)

從上述可知，婚姻家庭很明顯地會對女性學業發展造成某種程度影響，但受訪者中，韻如覺得女性若為家庭而犧牲學業、失去充實自我的機會，那將會是件非常可惜的事，畢竟未來可能會有家庭以外的變數而無法唸書：

有時候覺得女生為了家庭放棄自己學業是滿不智的，能念就去念，畢竟以後也不見得能夠繼續唸，雖然說唸書除了充實自己的知識，有時候也是拓展自己的視野 讓妳去了解很多不同的價值觀念。(韻如，042508)

此外，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期間或多或少都有經濟方面的壓力。在職生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而壓力不明顯，一般生則相對較為明顯，一般生的女博士生雖然在攻讀博班期間會透過研究計畫或兼職來自給自足，維持經濟生活所需，但家人會擔心因此延長博士修業年限，所以給予學業上的金援。

柏珽原本是以在職身份攻讀博班，但因家人反對與考量兼顧學業的困難而辭職，專心在學業上：

我上學期找了一份工作，薪水還不錯，然後不想什麼都靠他們，他們反而不喜歡，他們說：妳與其這樣不如安心讀書，早點畢業，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好，他們不要妳半工半讀，浪費時間。(柏珽，043004)

半工半讀的工作若對未來職業有幫助，家裡傾向支持的立場，如佩君和雅欣談到：

博士班半工半讀，如果是到其他大專院校兼課，媽媽就不反對，而且還可以自己賺取生活費，重要的是可以增加教學經驗，對將來找工作也有幫助。如果是其他兼差，媽媽主要就是擔心會延長修業年限，以及成績會因此而不好。(佩君，042002)

他(舅舅)就覺得不要一直唸書，因為他在唸博士有兼助理這樣子，他說這樣可以學比較多。他就覺得妳多幾個技能就多幾個選擇，讓妳去嘗試看看。(雅欣，050402)

宜均則表示起初是父親供應她學業所需的經濟，但因為意識到自己應該學習獨立自主而申請助學貸款，一來減輕父親的擔憂，二來免除學業上的經濟壓力。

前二年是爸爸供應我，後來我覺得自己年紀也比較大了，這樣子不太好，我就自己申請教育部的留學計畫的貸款，他剛開始跟我說其實不用啦！他供應我就好了，我說就沒關係，因為我覺得這樣我對我自己以後要做的事情比較有責任感，爸爸就覺得這樣也好。(宜均，042401)

而本研究中理工學院的女博士生家馨表示因所攻讀領域需要更多時間專注在實驗研究而無暇兼任他職，因此，對她們而言，求學期間，家人的經濟支持很重要：

我們家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就一直 support 你，他們不會問我說“什麼時候要畢業”或是什麼的。尤其是金錢上的支持，我覺得一路走來，金援其實是很重要的。家人對妳還沒有工作，還在花家裡面的錢，如果家人完全覺得無所謂，對妳來說妳的壓力會很小，可是有些家人不是，有些家人會這樣講，妳都 30 歲還在花家裡的錢，他們會覺得唸書其實很辛苦了。他們有一種感受是覺得，我自己沒有那個能力念。今天妳有能力念，那我們就全力 support 妳，讓妳去念，讓妳在學習的過程當中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家馨，042101)

從本研究發現，女博士生的父母親雖然重視對子女教育，但，家人對女性攻讀博班的眼光，卻因傳統對女性的期待而有不同的態度，但到最後都會隨著女博士生進入學術領域而轉為正面支持的態度。而不論是精神方面的支持或物質經濟方面，都有助於女博士生在學業上的自我發展。尤其是已婚生子的女博士生，要兼顧學業與家庭，更需要家人的支持與體諒，尤其是另一半。

二、來自學校方面的影響

(一) 學校對性別的差異

張春興 (1996) 指出,男生和女生在學業發展的差異主要來自後天環境的影響居多,而非性別本身的不同,本研究則從受訪者在校觀察經驗所覺察性別在學業時所展現的不同特色,了解性別刻板印象在求學過程中帶給女博士生的影響。

麗珊談到當時正值中學時期的她,認為女生不適合唸高工,因為在社會既存的刻板印象裡,工科和商科的職業學校有明顯的性別區隔,告訴著女生應該要去唸高商:

就那時候發現,高工男生在讀呀!高商比較多女生,就會覺得在高商裡面的男生就是算稀有類動物,就很特別,就會引起關注呀!那高工,妳去讀,就會發現就會變成稀有類動物。(麗珊, 052108)

麗珊也談到在其學習過程中觀察到女生雖然特別在意成績,但卻畏畏縮縮,經常擔心自己發言不得體,怯於在課堂發表,而喪失表達的機會與學習。這和男生在課堂上能夠自信表達想法有相當大的反差。

我覺得以學業成績來看,女生的學業成績好像都會比男生好,印象中,女生都比較認真讀書,而且比較在乎成績這件事;如果以那個課堂發表,妳會發現男生比女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是跟人家不一樣的想法。我大學的時候,我覺得我們的男生比女生表達能力更好,在公開,老師提出一個請同學發表的時候,我覺得男生比女生更有自信去表達他的想法和看法,反而是女生,好像會很在意我這樣講對不對,那別人會以什麼樣的看法看我,會擔心,會沒自信,而且男生發表後,老師會給予肯定,那他們以後就會表現得更好,那如果妳一直不說,妳不表達,妳也不曉得妳可以表達到什麼程度。(麗珊, 052109)

家馨則是從大學以後,發現到男生跟女生的學習態度有明顯不同,女生想法比較單純,而男生比較多元,會思考除了唸書以外的其它事情,會為將來事業打算,這樣的性別差異,可能跟我們社會對性別的期待有關。

我後來升大學之後,覺得男生的學習態度好像跟我們不太一樣,總是有一點要為以

後的事業著想，想的層次比較多，女孩子就是唸書比較單純，男生可能想太多，他們可能有些社會包袱。(家馨，042103)

家馨也從觀察攻讀博班的女生中，發現大部分的女博士生並非出自對研究熱愛，而是剛好有這個機會、成績也不錯，所以就讀博班。

看到好多女生念博士班都是，不是說她沒興趣，她也不是自己告訴自己，我就是要唸書，我就是很喜歡，她只是覺得剛好有這個機會，或者是剛好她成績又不錯，可是這種人一出來，她們會比較希望自己的工作很穩定，不是很努力去追求我要把這個實驗做的多漂亮。(家馨，042121)

同時，家馨也發現女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的較循規蹈矩，不會有太多創發性思考，這樣的特質，並不適合在求新求變的學術界發展。

我覺得男生其實想法比較活，女生有時候想法比較死，我也感受自己是這樣的例子。因為這樣一群人在一起，妳會發現男生有時候的想法就是比較活潑一點，比較天馬行空，很積極的男生可以在這個領域上面表現得很優秀，我覺得女孩子都是比較很基礎派的，就是一步一步來，可是男生就是跳躍式的，所以我會覺得女孩子在這樣的學習環境當中，其實會比較辛苦，妳要特別優秀其實很困難，還有個因素，就是女孩子都比較想要穩定，她會覺得我只要慢慢的念，然後老師交代我都做完了就畢業了。女生在學習過程當中是比較實在的，就唸博士班來說，女生就是唸書，很平順的去完成一件事，可是男生就變化比較大，有時候男生可以做的很好，他很容易比女生好，可是當他懶惰的時候就比女生差。(家馨，0421014)

所以，在家馨所攻讀的專業領域裡，她認為男生比較適合博士班，因為他們比較願意去嘗試新東西，而女生則比較保守，會希望穩定。

我後來自己唸那麼久之後發現，男生真的比較適合唸博士班，女生她只是乖乖的把老師想要的事情做完，永遠在老師的控制當中，可是男生通常會做一些老師預期以外的事，所以我會覺得男生比較適合唸博士班，我們這個領域啦!(家馨，042114)

柏珽也在過去讀碩班經驗中，察覺女生的研究取向會趨於操作化而非理論發展，不喜歡太複雜有挑戰性的主題，而男生正好相反。

我在唸研究所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比較高深的理論的東西男生很多，比較操作化的，比如量化研究、統計 女生比較多 女生比較實際，女生學統計出來一定有工作，可是男生學理論出來不一定有工作。(柏珽, 043013)

筱慧則覺得女生之所以會較無法專注讀博士班是因為女生比較容易受感情牽絆，和缺乏競爭的心態。

女生比較會受感情牽絆，她不像男生，女生因為比較感性，念博士可能比較無法專注。男生的企圖心會比較強，女生如果走入學術可能會有她特殊的因緣，但是還是比較缺乏跟人家競爭的心，在台灣社會來講，在中國社會是這樣子。(筱慧, 050807)

從上述可知，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從其自身的求學經驗發現，女性在台灣社會比較不適合朝學術路線發展，容易受社會文化期待影響，而未能充分展現自我，也由於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影響到學校環境，柏珽的同學並不贊同柏珽升學。

我朋友不了解我 我念大學，他們/她們還可以接受，可念到碩士，他們/她們就不行，他們/她們就說：妳得遲早出來工作，妳幹麼念書 其實我覺得女生要唸得好不容易，主要是外在條件。傳統（觀念）那些人還活著，還是覺得女生不用念那麼多。(柏珽, 043009)

美智雖然也微妙地感覺到整個社會脈絡會釋放出對女性的社會期待，但美智覺得女生不該存有性別刻板印象，更無須依照性別來決定自己要唸什麼，不唸什麼。

我覺得女性的部分，在學業發展上面不會受到性別太大的影響，應該是自己的想法影響會比較大。 我的環境發現妳雖然是女生，但妳不見得要像女生那樣，什麼都不可以做，那我當然是什麼都可以做，但是這部分，我還是會發現，這整個社會脈絡，女性就是應該怎麼樣，男性應該怎麼樣，這是大家沒有明顯，但是會釋放那種訊息，當然年紀也有差別啦！（美智, 051812）

本研究中大多女博士生認為女性學業發展宜以「興趣」為優先，如筱慧和佩君。筱慧認為「興趣」是促使學業不斷發展的關鍵，尤其筱慧認為一個人很難發現自己的潛能，所以，當筱慧發現自己在某一專業領域的潛能會特別珍惜，並期

待自己的興趣能在就讀博班期間能更上層樓。

就是一個人很難現自己真正感興趣，自己的天份或潛能，有人可能一輩子都找不到這樣，有人引導我自己發現自己的潛在，然後朝那方面一直培養，這個是很難得。

(筱慧，050809)

佩君也認同興趣對讀書的重要性，她表示自己的學業發展之路上，規劃都是以興趣為主。如此一來，即便在學業上遭遇挫折也會比較容易克服。但佩君也提到性別存在先天限制，覺得某些科系可能需要耗費體力，比較不合適女生。

應該還是以自己本身的興趣為重，在選系選組方面應該不會因為一些成績的挫折就換組換系。但，機械電子工程類比較不適合女生 我覺得那些職業還是男生做比較適合，因為有些東西好重，女孩在力氣可能會比較吃虧。(佩君，042002)

綜上所述，本研究中的女博士生在其學業發展過程中發現，女性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建構下較不適合朝學術路線發展，校園裡頭有許多若有似無的性別刻板印象，透過潛在課程引導女性朝人文學科發展或壓抑女性在學業發展的表現。儘管如此，本研究的女博士生雖然明顯感受到社會不利女性發展的氛圍已滲透學校，但不認為女性就應該因此放棄學業，強調學業發展宜以「興趣」為主，如此一來，即便遇到困難也比較容易去克服。

(二) 老師對性別的態度

Abbott & Wallace 從女性主義觀點分析女性在學業發展失利的原因，指出老師對待男女同學的態度充滿了刻板印象，學校不僅沒制止，反而漠視、強化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嚴祥鸞 (1998) 也表示因為生物性別和社會文化性別密不可分，研究者在研究場域受到的對待，因研究者的性別而異，更受研究場域的文化影響，而女性多處於不利。從本研究訪談中，也可以感受老師對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學業發展較為不利。例如麗珊在回顧過去大學時代的上課經驗，談到有位女老師特別針對勇於課堂發表的男生，給予正增強鼓勵。她說：

我們所上有一個老師，她真的對男生比較好，所以那時候我們分組報告，妳會發現

各組都派男生上去報告。哈！我們平常上課都有感覺到，她喜歡點那些男生來回答，那些男生都表達得很好，然後老師就給他立刻增強，那個教授很特別，可是其他教授並沒有這樣。(麗珊，052109)

柏珽也談到在學習過程中曾遇到一位會刻意跟女學生保持距離的男老師，因為這位男老師認為女生很難相處，而且不適合攻讀艱深理論，這位老師在教學上會因性別不同而做學習難易程度的區隔。柏珽這樣分享：

有一種我是老師，然後不喜歡女生打哈哈，因為他相信小人與女子難養也，他相信女人得了？之後就會囂張的那種人，所以他會跟我們保持距離，好好笑，他對男生會稍微比對女生嚴苛一點，他覺得你是不是男人。因為他覺得男生就適合讀某一類東西，他就分得很清楚，像我就很想讀很艱難的東西，他就說妳女生就不要，他覺得妳可以唸得很輕鬆東西，同樣拿到學位，妳為什麼要把自己搞那麼累。(柏珽，043006)

雅欣則表示每次系所有出國研究學習的計畫，老師經常會以性別安全為第一考量而選擇男生，這讓雅欣覺得很不公平也很無奈。

同樣的工作，那可能這個經驗 老師會覺得男生去比較適合 像比如現在我們去國外研究，老師會覺得男生去會比較好，女生去比較危險。(雅欣，050402)

筱慧也曾耳聞有女學生在博士班面試時，因為新婚身分並非本身能力表現不佳而無法通過博班的入學考試，由於筱慧本身也是已婚的身分進入博班，她對這件事的解讀是老師主觀認為女生會受家庭牽絆而無法專心學業，不願去了解女生攻讀博班背後的動機。

聽說老師對女博士生的期待比較少，比較極端的，她最後面試，剛好女研究生剛結婚，他就會（說）妳都有飯碗，不過也沒關係...讀書這件事，他會覺得對女生來講是可有可無，妳只要經濟穩定，甚至在別的學院的老師，他們對女生的看法是受家庭牽制，來念學術，動機也不是很單純，要踏入學術界有其他考量，尤其是當妳又有婚姻家庭時候，他會覺得妳的動機更不學術，所以對妳的期待更不能理解。(筱慧，050804)

然而，本研究中部份女博士生表示她們從某些女教授的身上得到學習與幫助，如家馨、乃文、淑芬和麗珊所分享。在家馨的研究所生涯中，她發現女老師更能同理心站在女生的立場給予學習上的支持關懷，家馨也從女老師結婚前與婚後的轉變中，看到不一樣的女老師。老師婚前覺得學生就應該全心衝刺在學業，不該有其他發展，婚後則漸漸地願意去尊重與包容學生學業以外的嘗試。老師這樣的轉變觸擊她的內心深底，也讓她對婚姻與學業發展更進一步去思考。

我們老師也是女孩子，她自己很清楚女孩子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或什麼的，所以我覺得一路走來，她也蠻支持我的一些做法。因為她沒有結婚，所以她覺得學生就是要很認真的，在學術當中沒有任何的雜務。可是到她結婚之後她又想開了，其實婚姻還是有很多需要處理的事情，她對我們會比較能理解，我那時候看到老師這樣的轉變，妳對於以後要去唸書還是結婚，多少會有影響。（家馨，042117）

乃文回憶碩班就讀期間，深刻感受到女老師的支持與包容，甚至犧牲假日的私人時間來指導乃文的論文。

她那兩年給我很大的空間，我想做什麼就給我很大的空間去做，做到一個部份就會跟老師 meeting，老師那時候非常的忙，因為她學生很多，又當主任，所以有時候是約假日的時候她幫我看。是一個很像媽媽的老師。（乃文，051312）

淑芬在現在就讀的博班遇到一位對她影響非常深的女老師，曾希望拜師於門下，卻因所處的學術環境重倫理而無法成為師徒，淑芬覺得很可惜，但這位女老師表示願意私下給淑芬協助，讓淑芬很感激。

她是一個非常 smart 的女老師，然後我去修她的課，跟她很投緣，就中間還差點要換指導教授，可她跟我說，換指導教授對我不會比較好..我們學校那個倫理很重，不可能換，她也不會收我，但她說她可以私底下幫我。會希望跟她一樣很有 power，或者是說思路很清楚，握有很多資源。（淑芬，051309）

麗珊也遇到一位非常鼓勵女性學習的女老師，因為這位女老師認為學習會使女性不斷成長，遇到問題時會更有勇氣與機會發聲，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的觀

點讓麗珊更加強化自己攻讀博士班的意念。

她說：妳跟妳同期在工作場域同期的人，一直在成長，然後妳會比她們更有自信，在很多場合當中，妳會敢去發聲，即使妳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樣，妳也會很勇敢地去表達妳的想法，而且，妳也知道妳這個想法說出來，妳會改變一些事情，或者能夠讓事情變得更好。可是沒有在學習，在接觸外面事務都不去表達任何意見，無形中妳就棄權，沒有 power，跟妳的位階都沒有關係，而是跟妳的態度想法是有關係，所以她很鼓勵女性要不斷出來學習，我就覺得我們上課常常會分享這樣的觀念，對我會一直不斷地在肯定，我們出來學習，繼續往上念是對的。(麗珊，052126)

不只女性教師可作為同性別女博士生的性別角色楷模，本研究也有受訪者表示男性教師對她們的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如淑芬所分享：

鄭老師他會給我們很多震撼就是，妳會覺得他一直不斷地在學習新東西，一直不斷在進步，因為跟著他學習，妳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老師就覺得博士班應該要製造知識。(淑芬，051310)

淑芬的情況則有些不同，淑芬提到自己之所以會往上唸是因為在大學曾經受過某位老師非友善的指導，而產生繼續深造的強烈動機。淑芬言語表達也隱約中透露這件事所帶給她的陰影：

大學的話，負面的影響比較大，因為他，我才會想要念研究所、念博士，就是想要回來教育他 妳也可以這麼說，很多人事情過，會很感謝當初(責? /傷害)我的人，可是我不這麼想，我不想承認這一點。當然，這個過程是促使我去念這樣一個東西，可是也許不用因為這個事情 我走得比較順 因為搞不好將來我找學校仍然會受到這件事情影響，他會有他的勢力。(淑芬，051308)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學術圈內的教師對待學生仍普遍存有性別刻板印象，教師對學生的性別態度並非因為教師的性別所影響，而是教師的價值觀與性別態度。另外，本研究女博士生在學術圈內所遇到的重要老師，不論男性或女性皆帶給女博士生在學業發展上有正面影響，但女老師似乎更能同理女學生的學習處境，適時給予協助與鼓勵，尤其是已婚的女老師 Costes ,Helmke & Steiner(2006)

的研究訪談報告指出良師(mentor)對博士生學業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女學生會受到女教授的器重,並從中得到角色楷模。本研究中雖然有一位女博士生因為曾經受到老師不友善的教學對待,而奮發向上,但大部分的訪談結果發現所呈現是良師 (mentor) 的確會為女博士生學業正面的影響。

第二節 女博士生的家庭自我發展

西蒙·波娃認為結婚是社會傳統賦予女人的命運 (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過去的女性也認為一生最大幸福來自「婚姻」,然而,今日女性因為生存在講求性別平等的社會開始有不同的想法。國內女性主義先鋒呂秀蓮 (1990) 認為結婚是一種權利,它可以健全豐富人生,但女性大可不必為結婚而結婚,不結婚或晚結婚是結婚權利的擴大行使,應與結婚的自由同受尊重。因此,本節的重點將著重於探討女博士如何開展家庭自我,以及如何發展她們的婚姻家庭觀。

一、來自家庭方面的影響

(一) 走入婚姻的期待

此部分從女博士生的婚姻家庭狀況來分析女博士生的家庭自我發展。就未婚女博士生而言,由於攻讀博士通常已屆適婚年齡,在重視婚姻的台灣社會裡,家人容易因女博士生的年齡與學歷而擔憂不易遇到合適的婚嫁對象,本研究中訪談的乃文、雅欣和宜均都談到這樣的狀況。

乃文覺得父母擔心子女的婚事是人之常情,尤其自己已經超過 30 歲。乃文也發現父母的關心裡有一部分是來自於面子,因為親朋好友總是會問乃文的父母親:「為什麼乃文還不結婚呢?」因此,深受傳統觀念影響的媽媽並不諒解乃文的決定,讓乃文既灰心又沉重。

女生只要到 30 歲以上,家裡就會關心這些事 尤其是父母,他們一定是更擔心的,過程中也常常因為婚姻這件事會有衝突,其實爸爸還好,他是可以溝通的,因為他們那年代的爸媽會覺得,我養了五個小孩,最終就是要你們每個人有好的婚姻跟家庭就覺得心願已了。媽媽生病之後對這事情很在意,又沒辦法跟她講理,只要很嚴

肅的跟她講我的想法，就會很激動。媽媽就很傳統，一方面親朋好友們也會去問她為什麼，我會覺得有一方面是面子。(乃文，051308)

30歲以上不管是路人甲路人乙都會去關心，有沒有男朋友呀！什麼時候要結婚呀！可是面對外面的人的關心我都覺得還好，壓力不會那麼大，所以現在最大的癥結點就是我媽。常常在講男生年紀越大越有身價，女生是剛好相反嘛！畢竟它就是影響媽媽的社會價值觀。(乃文，051314)

雅欣則覺得舅舅雖然也有唸博士，但會用大男人主義來看待她讀博士這件事，擔心雅欣因為讀到博士，將來不易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

(舅) 他比較大男人，唸到博士會有人敢娶妳嗎？(雅欣，050402)

雅欣表示聽到太多別人要結婚的消息，有時候也會自我懷疑，覺得自己好像也該結婚了，尤其聽到過去同學已經升格當媽媽，更讓她有這樣想法。

我聽到比較多的是，女生幹麼那麼唸高幹麼博士，就會覺得女生結婚生子就好 幹麼讀這麼高。有時候自己也會想，我幹麼？而且當周遭媽媽同學開始結婚，唉！我幹麼要唸書，去結婚算了，有時候會自己這樣。(雅欣，050404)

家馨和雅欣一樣，受周遭同儕已婚生子的影響，開始感覺到自己也該結婚了，要趕緊加快腳步，會給自己壓力。

妳會感受到妳的朋友妳的同學都已經結婚生小孩，妳就會自己有 sense 到應該要結婚生小孩，家人會給妳體諒，我覺得壓力比較沒那麼大，比較大的壓力還是自己啦！因為妳看到其他人都已經結婚生小孩，就想說：哇！我也要加快腳步這樣。(家馨，042120)

住在鄉下的佩君也感受到左鄰右舍不時的關切聲音，要她學歷高的女生並不好找對象，女生還是應該以結婚為重，不要一直唸下去。

因為我們家在鄉下，就有些婆婆媽媽知道我念博士班，唉！妳以後是要嫁給博士喔 很難找到對象。(佩君，042004)

隨著年齡增長與學歷提升，本研究的女博士生意識到年齡與學歷對她們在家庭自我上的限制，如乃文、雅欣和宜均：

妳找對象會很難，一定是要跟妳一樣的，因為以上已經沒有了，他們會覺得妳應該就是要找一樣學歷的人，不然可能就嫁不出去啦！會有這種負面的看法，甚至於學術界裡也會呀！一般大眾會有異樣的眼光吧！會歸因於妳就是讀太高所以妳看不上別人，或是別人不敢，所以找不到對象。(乃文，051316)

我覺得讀比較高，好像比較難找好對象，可能生活圈也會比較難遇到，我覺得大部分男生還是會不希望女生的成就比他高。(雅欣，050403)

台灣人還是滿傳統的，會覺得學歷很高的女生很難找對象，女孩子唸那麼多書，男生的社會地位學歷都要比妳高，才願意嫁給他。...會覺得女生唸博士很不錯，但是能夠找到理想的對象似乎會更為重要，有高學歷卻沒有結婚的女生，在台灣還是多少會被另眼相看。(宜均，042406)

已屆適婚年齡的宜均雖然也深有感觸，明白所處的台灣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在家庭方面勝過學業上的發展，但她目前只想以學業為重，並沒有結婚的打算。

現在有很多親朋好友都會關心我的異性交友狀況，雖然我有一套應付的辦法，但隨著年齡增長，這個問題想必會越加令人困擾吧！再者，也有些人會認為女生將來嫁出去就是別人家的，在她身上花那麼多錢似乎不太符合效益。女生將來會找到好丈夫嫁了比較重要，比自己唸書唸那麼辛苦，女生在台灣的地位還是家庭主婦吧！就把丈夫照顧好，小孩子照顧好。(宜均，042406)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未婚女博士生的家人大多都希望她們將來能走入婚姻家庭生活，尤其考量女博士生的年齡與高學歷，家人會格外擔心女博士生無法找到合適的婚姻對象，這也或多或少影響到女博士生對自己的婚姻家庭觀。

(二)「速配」婚姻的期待

儘管家人會擔心女博士生未來的婚姻發展，但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有的家人會因為高學歷而對女博士生的婚配對象有特別高的期待，如柏珽和家馨：

我爸就對我的老公就很挑，他就覺得他學歷太低，像我妹義大利回來，她找的對象也是高中畢業，因為他把女兒當商品，我花那麼多成本下去，為什麼找一個對象差那麼多。(柏珽，043010)

以後的女婿能有穩定的工作，這個工作絕對不能太差，她沒講，但是我看得出來 她比較在乎，至少他要有份穩定的工作，我覺得她對穩定的工作，比如某些職業 當老師、當醫生 在我們想法當中，會覺得薪水很穩定又偏高那種心態。

如果他沒有學術地位的話，就是要很有錢，我覺得名跟利他們永遠忘不了啦！妳要說服他說妳老公是個很一般的工人，我相我媽應該也不能接受，很多人應該也不能接受，這個要很大的勇氣吧！所以妳在找對象的時候要很小心，就很怕對象家裡出問題之類的，我覺得這也是對家人的一種責任吧！所以我覺得對象已經被侷限，全台灣的男生已經砍掉一大半了。(家馨，042111)

家馨認為因為學歷的關係，自己將來有可能在學術單位服務，所以希望未來的另一半也是相同領域。

希望我的男朋友跟我是差不多的(領域)，他最好比我高，當在學術領域需要資源的時候，最好有人支援你，妳會有這樣的期待，後來會比較傾向我另外一半跟我是相同領域，我覺得那種分享是 ok 的。(家馨，042130)

靜宜則是覺得自己念到博班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會希望對方也是相同學歷，比較能相互溝通對話。

因為唸到博班，有些想法會改變，所以必須找到一個可以跟妳溝通，對方可不可以接受妳的想法和意見，因為到博班可能妳的想法意見會很快表達出來，可能是他沒有在那個環境，他可能無法接受，所以變成是就要找到可以溝通。(靜宜，042906)

從上述未婚女博士生對家庭自我發展分享，本研究發現女博士生的家人會因為女博士生的年齡與學歷而擔心不易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但有的家人，會因學歷對女博士生的婚姻對象有更深的期待，希望女博士生的另一半同樣有高學歷與較好的職業。就女博士生自己而言，也確實在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裡深刻感受到年齡與學歷對女性婚姻的影響，所以，她們婚姻對象的選擇也會傾向同等學歷。

(三) 賢妻良母的期待

相對於未婚的女博士生，已婚的女博士生則需要負擔家庭責任並開展家庭自我，本研究發現，已婚受訪者表示會因為與另一半的學歷，或所從事的工作領域

不相同，而受到外界或家人許多的不理解之處，但另一半卻會因此得到更多的同情與理解，如筱慧所分享：

一般可能會覺得她們的婚姻，他們應該很難理解，而且他們會想像你們家是怎麼分工，妳先生會不會去抱怨，然後妳先生會不會去平衡，他們一般不會站在很客觀的立場去想像那個婚姻關係，可能會有一種看熱鬧、看戲的心態。如果女生是念博士班，另外一半是一般工作，他們的想像空間會更多..這個女生怎麼把工作丟給先生，你們有分工，妳先生在某種程度會體諒妳很多事情，他們會對那個先生同情，因為他會覺得他是犧牲，他會覺得他是體貼、犧牲。(筱慧，050807)

曉玲也有點無奈表示自己因攻讀博班而不得不在週末補加班，犧牲掉陪伴家人的時間，家人不免感到失望。

今天早上我先生才在 argue 我今天早上要加班，他就不高興，我不曉得耶！我就跟他說：這就是我啊！我就必須這樣子啊！他還是要包容，不然能怎麼辦，他出國的時候一去就是半年，我也是必須要包容啊！就是互相吧！（曉玲，052915）

曉玲也感受到已婚女性在攻讀博班期間，必須經常身兼數職而蠟燭多頭燒，但自己因為得受到夫家的後援才能讓她無後顧之憂專心向學。

我很感謝這一點就是說，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小大姑、大的小叔或小的的小叔，他們其實都給我非常好的後援，尤其在照顧小孩子方面 我大的小叔，他沒有小孩，所以他對我三個小孩都非常愛惜，最小的的小叔是小兒科醫生，所以，基本上看病或是一通電話跟他講一下，他就會去拿個藥，馬上就 ok！那我小姑是個家庭主婦，那當我不能載小孩的時候，會幫我載小孩。那我們家一個總舵手就是我婆婆，今天那個人的小孩沒有辦法載或有什麼事情，我婆婆基本上就是一個中繼站，她會調兵遣將這樣（哈哈）。(曉玲，052906)

美智亦有同感，美智曾在攻讀博班期間感受到很多事無法兼顧的無力感，但因為遇到一位好婆婆而得到很多幫助。

當然，讀博班又有自己的工作，妳又學業，妳又要顧小孩，這個部分有的時候，妳沒有辦法(兼顧) 基本上我先生不可能會去幫忙，他也忙，也沒有這樣的習慣，這

個部分的確有這樣的困擾我很久 我很幸運我遇到一個好婆婆，她甚至有時候看到我太忙太累，會跑到四樓幫我洗浴室，尤其是我現在懷孕之後，因為她知道我忙。

(美智，051809)

筱慧的情形卻和上述情形大不相同，筱慧回憶過去讀碩班和公婆同住時，經常遇到婆媳衝突，公婆認為筱慧既然嫁過來，就應以夫家為重，與他們的兒子共同為經營家庭而努力，無法體諒筱慧對於學業自我發展的渴望。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有婆媳困擾，那時候我就覺得對我的學業工作都會有些影響，後來就沒有住在一起。婆媳困擾對女生是還滿傷，因為尤其是中國社會，妳又背負很多那種壓力，雖然妳跟她不是血親的關係，女生都還會滿沉重。

她是要妳們要對待他們如父母，尤其現在女生又很難真正做到這樣，他們對媳婦的自我實現不了解，而且也不那麼認同，他會覺得妳是他家的媳婦，既然跟他兒子結婚，兩個人經營那個家庭，怎麼會有其他更大興趣做別的事情。(筱慧，050808)

綜合上述，已婚女博士生會受到傳統家庭責任的影響而不易開展自我，所以，部分受訪者的家人並不鼓勵女博士生走入婚姻。但，本研究亦發現已婚女博士生若能得到充分的家庭後援與另一半的相互扶持，將有助改善女博士生改善面對家庭與學業的衝突，並且有益於家庭自我的發展。

二、來自學校方面的影響

女博士生因處於的學術環境下，與老師、同儕有較多接觸，因此家庭自我發展也受到所遇到重要老師的婚姻觀，以及同儕團體的婚姻觀影響。

(一) 婚姻生活的鼓勵

從受訪者的訪談資料發現，博士班老師在高等教育環境裡，學校老師會鼓勵女博士生儘早結婚以開展家庭，主要是考量女博士生適婚年齡，因為感受到社會文化不利於女性晚婚，而且女性的生育年齡有限，再者，老師會覺得攻讀博班的學業壓力大，不易受孕。

家馨覺得博班的指導教授像個家長，希望她能趕快結婚生子，若家馨需要請產假也會給予支持，並不希望家馨因為攻讀博班而延緩結婚生子的計畫。

我們老師還是希望我們趕快結婚趕快生小孩，比較像家長，因為她女兒也是(唸)
大學 他很 support，他可以接受，妳要放產假他也讓妳去放。(家馨，042119)

柏珽表示碩班的指導教授覺得她若要唸博班，一定要先結婚，不然博班畢業
後年紀太大不好找對象，亦若有所指男人喜歡年紀輕的女孩為結婚對象。

他(指導教授)一而三再而三跟我強調，叫我一定要在要拿到博士之前結婚，就是拿
到博士這個學歷之前，一定要結婚，因為他怕我嫁不出去。就是怕我們以後會找不
到對象，他說他就是以他男人的心態來為我們設想。(柏珽，043007)

宜均從周遭觀察到女性會因讀博班而晚婚，甚至不婚，感受到適婚年齡與學
術年齡間的矛盾對女博士生學業發展的不利影響。

女生年紀大了很難嫁，男生到 30 歲 40 歲都還很搶手，這些東西，可能真的會影響
一個女生在學業發展方面，可能必須考慮問題。我覺得妳要唸博士這些都想要好，
如果妳覺得我不結婚也沒有關係，大概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覺得我還是想要
在幾歲前結婚，就一定會有個焦慮感在。(宜均，042407)

家馨從學校老師與同儕的觀察發現女性在婚姻與事業的兩難，看到女性追求
事業的辛苦，家馨並不太認同過於投入事業而犧牲家庭生活的人生選擇，家馨覺
得即使將來為了家庭而放棄事業也是願意，而且家馨並不覺得那是犧牲，因為「家
庭」對她而言很重要。

看過太多例子就是很多的女孩子畢業之後，為了家庭妳必須放棄這一切，但是問我
願不願意，我還是願意，因為妳到最後追求的已經不是自己的事業有多成功，因為
我們看過太多事業成功的教授們家庭是不成功的，我的周遭很多學姐，就是企圖心
很強的學姊，通常家庭都沒有辦法兼顧。

兩個人總要有一個人犧牲，妳說犧牲的是女孩子嗎？我不覺得耶！我覺得是女孩子
甘願這樣做，因為我覺得不用追求事業對女孩子也是一種很輕鬆的事情啊！何樂而
不為呢！(家馨，042116)

韻如察覺到其所就讀的博士班內很多女老師未婚，認為過於忙碌的研究生生活
並不利於結婚，除非是讀博班前就結婚。

老師很多都沒結婚耶 其實很多教授都是忙於在研究部分，沒有那麼多時間，有些可能先結婚再去唸書的。(韻如，042506)

韻如則認為現在的女生可以經濟獨立自主，不一定要跟著世俗走，在大家所認為的適婚年齡走入婚姻家庭。所以，韻如對婚姻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我覺得可能現在大學教授很多也沒結婚，妳可以養活自己為什麼一定要結婚，最重要是妳能找到一個互相關懷、珍惜、尊重的人，因為妳唸到這麼大看到一些社會狀態就覺得 真的很可怕，一個人過得好好何必再去淌那渾水。

我覺得對婚姻這部份，順其自然，有就有，沒有就算了，比較屬於宿命觀。(韻如，042506)

宜均亦有同感，儘管宜均明白博士學位的取得會對婚姻規劃造成某種程度影響，但過於在意一定要在幾歲前完成婚姻反而會成為焦慮，因此對婚姻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離婚率也很高，也不是結婚什麼事情就解決了，因為結婚之後還是會離婚呀！我覺得還是要找到一個對象，覺得他真的是很不錯，不是找到是遇到。我的想法就順其自然，如果我遇到一個人，覺得和他在一起很合的話，我們可能就會結婚，目前不覺得說一定要有小孩。(宜均，042408)

柏珽發現一般進入學術圈的未婚女性不易找到合適的對象，甚至為那些因學術奉獻而錯失婚姻機會的女老師惋惜！

如果妳有結婚是最好，大家都會覺得很好，包括我的學弟妹、學長姐都是這樣說：同一個學術圈、一個女生念到博士都還沒結婚，她要找對象會很困難，接下來要找會很困難，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們都自己這麼認為，而且有些老師他們為學術付出很多青春，五十歲快六十歲已經根本很難再有機會，就會覺得好可惜！(柏珽，043011)

儘管如此，柏珽也發覺到這些女老師會比較無法體諒已婚女學生的處境，覺得婚姻家庭會成為讀書的絆腳石。

沒有結婚的老師，我們都覺得不好搞，她們的個性有時候會像小女孩會任性喔！真的，會任性，比較不會顧慮(妳有家庭)這方面(想法)，甚至曾經有一個沒有結婚的

女老師：妳這樣子結婚，家庭生活妳怎麼讀書？(柏珽，043011)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老師認為在年齡因素的考量下，女博士生宜以開展家庭自我為優先。部份受訪者的確因老師或同儕影響而思考婚姻的迫切性，但亦有受訪者，如韻如、宜均認為可以不用順著世俗走而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二) 養兒育女的考量

生育方面，柏珽表示自己曾經跟博班老師談過先生小孩再來寫論文，老師非常贊同，因為老師覺得生小孩比寫論文來得更實際重要，畢竟女性的生育年齡有限，而論文相較下是比較有時間上的彈性。

會跟我講蠻實際，比如說生小孩比讀書更實際，然後跟我說，實際的東西要先顧好，再來談更實際，因為我曾經跟他們說我要先生小孩再來寫論文。好，沒錯，就是要這樣。(柏珽，043008)

但柏珽也遇到其他老師不同的說法，她們對生育年齡則是樂觀看待，認為現代醫學科技這麼發達，不一定要現在考慮生小孩的事。

可是我又曾經遇到外文系的女教授，她們就跟我說妳高興就好，因為她們比較自由，比較 open 的觀念，就算妳到了四十歲還是可以生，為什麼不行？(柏珽，043008)

因此，決定生育年齡的時間，曾經有一段時讓柏珽感到困惑，直到有一天豁然開朗，覺得「順其自然」就好。

本來是跟我說學分沒修完，先生小孩沒關係，後來我覺得景氣不好，我老公也不太敢生，後來就突然有個想法想順其自然。唉呀！由菩薩安排就好，不要什麼事都要自己算得很剛好。(柏珽，043009)

麗珊覺得碩班的指導教授不那麼贊同她繼續攻讀博班，而期待她趕快生個資優寶寶，因為攻讀博班會有學業上的壓力，不易受孕。

他鼓勵我要好好調養身體，然後看中醫，然後改善體質一定要吃素，然後跟我講女孩子一定要做媽媽，老實講，他都沒有鼓勵我讀博班，他鼓勵我敢快做媽媽，趕快生一個資優兒。他的觀念是比較保守，因為他覺讀博班生小孩會影響胎兒，因為妳有壓力會影響到胎兒。(麗珊，052124)

希望女博士生以學業自我發展為重的老師，並不贊同女博士生在攻讀博班期間懷孕生子，因為照顧幼子將會佔據女博士生大部分的生活時間，而無法專心在學業上，如雅欣所分享：

因為我們老師說，不要在妳就讀期間生小孩，因為妳生小孩就會忙著顧小孩，無法在妳的課業，不然以這樣的身分以一般生下去求學，在妳求學期間不要生小孩。（雅欣，050405）

而本研究中已婚的淑芬正面臨多重角色的困擾，淑芬表示在多重角色中，自己扮演最好的是媽媽，最不好的是博士生，因為在調和這些角色過程中，時間被切割而無法進行博士生所需長時間連貫性的思考，所以，淑芬希望現階段能找出在有限時間去兼顧自己多重角色的好對策，將自己已經多年的博士生涯做一個圓滿結束。

那當然以我現在來講，就會想要怎麼兼顧我所有的角色，因為妳看我的角色很多嘛！我是人家的女兒，人家的老婆，人家的媳婦，然後，同時是女兒的媽媽，同時是學生，同時是老師，所以就是角色有點多元，然後這中間勢必會有一些衝突，就是不太合格的博士生，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真正念書的時間很少，我覺得我最好的角色應該是媽媽，我對女兒的一些照顧這樣。（淑芬，051314）

筱慧雖然認同家庭的價值，但認為女性若能在自我實現下兼顧家庭與婚姻，會更圓滿。

覺得家庭還是滿重要，但也不要埋沒在家庭和婚姻，因為自我實現，應該是比家庭和婚姻更重要，有一個好的關係，生活是更愉快！（筱慧，050808）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支持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期間生育的老師，因為考量女性的生育年齡，所以會鼓勵女博士生以開展家庭自我為優先。反對女博士生在攻讀博班期間生育的老師，則是擔心家庭發展會影響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期間的學業，甚至延緩修業時間或放棄學業。而本研究中女博士生從其學術環境觀察發現，已婚的女性不易兼顧家庭下開展工作自我，因此，重心比較多在家庭發展的女博士生會以開展家庭自我為重。

第三節 女性博士生的工作自我發展

女性如想追求成功的事業，常會有矛盾的心情，因為社會暗示我們聰明、事業有成的女性往往並不幸福，女性在潛意識裡也將社會期望內化，因而限制她們對自己和世界的看法，侷限了她們可能有的成就。因此，唯有超越內化的社會期望，女性才能自主抉擇（Joy Magezis, 1997 / 何穎怡譯, 2004）。本此，本節將探討女博士生在社會文化建構下的工作自我發展，依序從家庭、學校與其他社會機構，探討女博士生如何看待這些社會機構所傳遞的工作期望，以及它們對受訪女博士工作發展的意義與造成的影響。

一、來自家庭方面的影響

(一) 學歷相稱的工作

由於女博士生原生家庭對教育的重視，以及相信有好的學歷才能有好的工作的看法，使她們認為為追求更好的生活發展，必須取得高學歷，如淑芬所分享：

如果你想要好一點的生活，你的學歷就是要到達一個程度，社會帶給我的氛圍會比較大是，找工作，學歷也蠻重要，所以這也影響到我在教養我女兒，有時候妳還蠻掙扎，希望她做她自己的事，但是還是希望她學歷比較高一點。（淑芬，051311）

而且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關係，書芳和靜宜都覺得為了提升自己未來在社會的競爭力，唯有繼續攻讀博班。

因為大家都在念研究所，不念博士般無法跟別人競爭。（書芳，042005）

靜宜甚至感覺到國內高等教育品質的下滑，現在所受的教育訓練無法和過去相提並論，為提升自我能力必須攻讀博士班。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現在是因為程度的關係，就是以前妳唸到大學會工作，你會的東西可能程度夠了，可現在妳會唸到碩士班，妳的能力會比較強，也不是文憑的問題，妳所接受到訓練，因為越來越鬆，妳為了加強妳的能力，所以要往上爬。（靜宜，042903）

韻如更是有感而發表示對「高學歷高失業率」的隱憂，並批評國內政府未妥

善規劃國內高等教育人才的未來出路，儘管如此，韻如還是覺得要唸下去，因為很有可能機會（好工作）就在自己身上。

台灣環境很奇怪，開放高等教育，又沒對高等教育以後的人才做規劃，可是妳又不能不唸，就必須花很多時間在唸書這方面，唸書出來之後又沒有工作，有時候就覺得不曉得是不是科系的問題，會茫然可是妳還是得唸，因為搞不好機會就在妳身上。對不對！（韻如，042506）

柏珽、乃文和淑芬更進一步察覺社會環境並不允許高知識分子大材小用，從事非與學歷相稱的工作類別。

我的教育水平一直提高之後，反而越想去做很初級，比較低下的工作，妳不需要應付很多人事，妳可以自得其樂，妳書唸多，妳就會想要做一些（簡單工作），事實上，妳的環境不允許妳這麼做，就算妳想做，人家也不要妳。（柏珽，043005）

其實我現在講的是男女生都是耶！就覺得妳應該要找個工作至少是大學教授這樣的工作，不應該是去？小學國中，他們會覺得妳的程度應該到哪裡（乃文，051315）他們還是會覺得學歷代表妳將來要找的，就是說學歷較好，就會找到比較好的工作，所以妳當然會覺得妳念博士就會比較好的出路。（淑芬，051312）

宜均則表示父親沒有特別期待她從事什麼職業，而是希望宜均將來靠腦力來工作，因為需要消耗體力勞力的是既辛苦累人又薪資微薄，也意謂著宜均只要有好的學歷，將來就能有好的工作。

爸爸也跟我說，我們現在的人最好是不要用勞力去賺錢，這樣會很辛苦，如果妳可以用頭腦賺錢，那為什麼不用頭腦去賺錢。（宜均，042401）

宜均覺得父親感覺到她念到博士已有相當能力可以照顧自己，所以相信宜均可以為自己將來職業做很好的決定，宜均的母親則是覺得有份穩定工作就好，並沒有限定職業類別。

他可能覺得如果可以從事公職或教職的工作，會比較穩定，不過他也有說，我讀完博士也不是一定叫我要當老師，我如果有一定的實力，自己想往哪方面發展都可以。我媽媽對我並沒有這麼大的期待，就覺得有一份 ok 的工作就好了，不一定要

是公職。(宜均, 042402)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大多受訪者表示是由於高等教育普及化為提升競爭力,才繼續深造博班,希望能透過博士班來提升自己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爭取好的工作機會能更多一些。此外,本研究的女博士生亦察覺到社會環境並不允許高學歷者從事與其學歷非相稱的職業。

(二) 穩定高薪的工作

訪談中不少受訪者會覺得「老師」是女性最好的職業,因為生活規律,女性若是當了老師,既可滿足社會「相夫教子」的期待,亦可貼補家中的經濟支出,而且在中國「尊師重道」的氣息下,教職備受社會大眾肯定與敬重。所以,本研究中有不少受訪者提到父母對她們的期待就是成為「老師」,其次是「公務人員」,如韻如、柏珽、雅欣、乃文:

儘量可以找比較穩定,我覺得媽媽輩看可不可以考公職,可不可以在學校教書,而且她們會受師範影響很大。(雅欣, 050401)

由於小時後爸媽給我們的想法也覺得以後就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如果女生的話,當老師是最好的 他們覺得妳唸到博士班以後就是要到大學教書。(乃文, 051306)

雖然本研究訪談的女博士生認同女性適合朝「公教人員」發展,但家馨發現父母對她有這樣的職業期待時,她並不認同。

因為城鄉差距的關係,住鄉下的父母親對子女未來職業出路的資訊沒有都市父母來得多,所以,家馨因為父母的知識程度可能無法跟都市的家長相比,並不知道家馨博班畢業後工作的發展方向,讓她工作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整體來講,家馨覺得「穩定」是父母對她工作最大的期待。

他們的知識程度可能沒有像都市的家長,他們不知道你念博士班之後會有哪些出路,他們接受的資訊可能沒有那麼多,他們就覺得沒關係你能唸到博士,就是妳能唸就讓妳去唸,妳要做什麼就隨便妳,就是沒有給你太多的方向。像我走學術這一條,她(母親)是完全不懂得,她當然會希望說,妳以後出來當個老師就好啦!那我爸是很開闊的人,就覺得妳要做什麼都好,但是有個穩定的工作就好,不要讓他擔

心就好。(家馨, 042129)

綜合本研究發現, 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父母親對她們最大的工作期待是「穩定」, 而最理想的職業選擇是「教師」, 其次是「公務人員」。然而, 部分本研究的女博士生並非完全認同父母的工作期待。她們對於自己未來工作發展有其他的想法。

家馨也在訪談中透露她隱隱約約感受到家人對她的職業期待, 除了穩定還有「薪水」要高。

對他們來說, 妳就是不能待在家裡, 就覺得念到博士班, 妳的工作一定要跟別人很大的不同, 妳的薪水一定要三級跳, 他們是用薪水去審。(家馨, 042129)

家馨覺得因為「博士」的關係, 社會大眾會覺得將來博士生畢業後一定會找很好的工作, 而且薪水不少, 倒不是性別的因素。家馨覺得那些以為知識可以很輕鬆賺大錢的看法, 並無法理解高知識分子在職場的工作壓力。

大家看我的角度就覺得, 這麼年輕就唸博士班, 所以以後會找一個很好的工作。

我覺得應該不是女性的關係, 是博士的關係, 妳的薪水就一定要比別人多 會覺得你的知識就是妳賺錢的工具, 妳的工作很輕鬆, 妳的錢很多, 事情很少, 可是他們不能理解那個壓力。(家馨, 042120)

在家馨家鄉的小村莊裡, 只有她和她的叔叔攻讀博士, 她並沒有因為讀博士而感受到社會壓力, 反倒覺得因為她是女性, 大家覺得她能讀到博士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事, 即使將來沒有因博士學位而在職場上有亮麗的表現, 也是可以被包容理解。西蒙·波娃亦曾提出相同看法, 認為如果女性將來在某些領域得不到成功, 也會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諒解 (Beauvoir, 1989 / 陶鐵柱譯, 1999)。

對他們來說是比較顛覆傳統的想法, 就覺得哇! 妳是女孩子。哇! 又唸博士班, 不會給妳太大的包袱, 說妳就一定飛黃騰達或什麼, 女生念博士班的好處就是在這裡, 沒有太大的社會壓力。(家馨, 042121)

歸納上述, 家人因為女博士生的學歷, 普遍會對女博士生未來的工作薪資所得有很高的期待。但本研究中亦有女博士生表示儘管家人對她的工作有很高的期

待，但因為「女性」關係並不會在她身上加諸太多社會壓力。

(三) 兼顧家庭的工作

本研究中已婚女博士生大多已有一份穩份的工作，能「兼顧家庭」是她們選擇工作的主要考量，如美智、麗珊、書芳和曉玲。美智談到因為受到家裡環境的影響，所以工作選擇會以兼顧家庭為優先考量，而「教職」工作性質穩定，很自然地便成為她工作的第一選擇。

我會考量到說，我先生當時的職業，選擇一個教職可能會對家庭會有好的發展，因為教職，這畢竟是穩定，然後它時間也比較固定。可能受到我自己的媽媽的影響，我婆婆的影響，她們兩個都是很傳統的婦女，然後都是家庭主婦，所以，我總覺得女性的職業選擇應該也要很兼顧家庭。那這個部分我比較在意。(美智，051809)

兼顧家庭有時也是因為身份上的轉變，麗珊表示未婚前她嘗試挑戰過許多不同工作，但婚後因為家庭的考量，她傾向安定的工作選擇所以選擇進入「教職」。

已婚未婚她考量的東西絕對會不一樣，那未婚的時候，我就覺得無限可能，然後就一直嘗試，可我一結婚了，我就想安定，後來我才轉教職，我在想如果我沒結婚，我可能會繼續挑戰下去喔！（麗珊，052134）

已婚生子的書芳認為工作選擇除了兼顧家庭為第一，學業需求次居，基本上，書芳覺得因為家庭開銷支出龐大，所以薪資所得也不能太低。

收入高一點才有可能負擔小孩的支出。我覺得工作要能照顧到家庭，但學業有沒有完成倒是其次。(書芳，050401)

曉玲表示雖然大學老師的社會地位高，但初入大學，只能當助理教授，而且會有很多事忙，可能會犧牲與家人的相處時間，薪資待遇也不如現在的工作，所以暫時不會考慮進入學術界。

助理教授薪水比我還低耶！（哈哈笑）當然那個社會地位可能會比較高一點，可是我覺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寧可去做瑜珈。打個球或是陪我的小孩東扯鬼扯，或是陪我老公看 CSI，這也是很重要的。(曉玲，052919)

綜合本研究發現，由於已婚女博士生從小耳濡目染母親在家中的角色，影響

她們對女性在家中角色的認同，因此已婚女博士生進入職場工作選擇會以「兼顧家庭」為第一優先。

二、來自學校方面的影響

(一) 朝學術界發展

指導教授因論文指導關係與指導學生有更多互動，對其學生未來的職涯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本研究受訪者表示指導教授通常會希望自己的學生將來能在學術界發展，擔任大學教授或研究員，如佩君、美智、宜均和淑芬：

指導教授非常贊成博士班的學生到大專院校擔任兼任老師，因為他希望博士生在畢業前可以取得講師證，畢業後因教學經驗較豐富，也較容易應徵到教職方面工作。

且在學校當老師 工作選擇比較有彈性 薪水也比較高。(佩君，042003)

她當然希望我們將來是個領導者，那在上面這專業化的一些發展或者是研究的部分，她要求就會更嚴格，基本上所上就會有這樣的規定嘛！所以這個要求當然是不同於碩班的很多要求，妳如何在這個領域成為領導者，然後妳專業化研究的部分，妳怎麼再更深入..希望我們最好都是在大學裡面任教。(美智，051808)

唸博士班，妳將來的路可能會有些限制，可能要走教師這條路要看自己個性適不適合，自己喜不喜歡，唸完博士班 老師反而是覺得唸完博士班就幾乎選定我的職業，所以這方面要想清楚。(宜均，042404)

她就是認為博士班畢業就趕快找工作，因為妳知道我們博士班，其實很簡單，畢業大部分是找大學教職，不然妳幹麼唸博班。(淑芬，051310)

因此，在老師的建議下，有意朝學術界發展的女博士生會在攻讀博班期間做如下的準備：

1. 開拓人脈關係

出路在這方面，他會建議我多參加一些學術會議，有機會認識一些老師的話，多跟他們接觸，對以後工作會比較有幫助。(宜均，042405)

2. 發表學術論文

會比較想以他為目標，希望未來能當個教授，但是就是他也會很常警惕我們，你要

達到這樣地位，必須要有相當的付出，比如你要相當論文發表，你在某個領域區塊建立自己。(雅欣，050403)

都是負面比較多 其中有一位是不太順，所以他跟我說，學界是很黑暗，可他會講這種話，可是他會反過跟妳說即使是黑暗妳還是要跳下去，他說什麼論文發表，學術發表，那些全部都是假的，都是遊戲，可他會叫你去投 他說你不投稿以後升不上去，所以雖然他很悲觀，但還是會鼓勵妳去做，會跟妳說妳還年輕就多寫多發表。(柏珽，043007)

3. 充實教學經驗

就像我們老師常常講的 他覺得博士生是要創造知識的人，不是去閱讀知識的人 所以我覺得博士生這角色多去嘗試是很好，不管是研究或是教書，有些人會覺得妳一個小時講師才 575 這麼少，妳去接 case 可能更多，可是我覺得教學經驗還是要的，就像我剛剛講的妳是去累積教學經驗，而且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在提升自己的能力，還有妳其實已經在備課了，總比一些博士生以前完全沒有教學經驗。(乃文，051316)

本研究發現，指導教授非常鼓勵女博士生將來工作能朝學術界發展，並且建議她們在攻讀博班期間能開拓人際關係、發表學術論文和充實教學經驗，以作為日後學術發展的基礎。

(二) 選擇非學術工作

然而，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於未來是否進入學術界領域發展，還有不一樣的聲音，如佩君、家馨、乃文和筱慧。佩君表示雖然喜歡做研究，但研究計畫通常會有時間和經濟上的壓力，所以未來的工作選擇傾向不需要做研究的公務人員。

如果是老師和公務人員，個人比較喜歡公務人員，因為老師有研究的壓力，但公務人員還滿難考，研究是壓力的話就不有趣。(佩君，042003)

家馨從學校的觀察發現，大學教授不但要教書，還經常扛一整個大計畫，責任過於沉重並不適合自己，但家馨表示若這種壓力落到自己身上，她還是會去負

荷。

當大學教授那種，你要去扛一個計畫 要去申請計畫，要養很多學生，要想很多 idea，我覺得男生比較適合，女生太辛苦了，我不希望這種壓力掉到我頭上，但是如果這種壓力掉到我頭上，我還是可以負荷啦！但是我相信很多女孩子都不喜歡吧！我沒有很 care 以後一定要當要老師當個教授 我覺得很多工作都適合我（家馨，042115）

此外，家馨從認識的女博士生所觀察，覺得女生比較期待工作穩定，並且考量婚姻對工作所帶來的可能影響，而選擇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

這種領域妳會有很多朋友都是念博士班的女生，妳會發現真正很有企圖心想要去當個老師(搖頭)，對她們來說都是穩定的工作，不是為了想要得到更好的名利，我覺得跟男生想法還是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其實婚姻對我們來說，反而（是）另外一個重點，以後我覺得工作多少都會有影響。（家馨，042116）

乃文則覺得自己沒有很大的工作抱負，而且是女生的關係，沒有必要一直衝衝衝，為了工作忽略生活品質而給自己過大的生活壓力。

我自己會覺得我是女生，幹麼那麼辛苦，有時候工作很累或唸書唸很累，壓力很大的時候，我覺得我以後不一定要那麼累，我沒有那麼大的抱負 反倒覺得畢業之後我要找一個普通的私立學校好好的教書，做研究上不要給我壓力，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會去想，我是女生阿，幹麼要在那邊衝衝衝。我其實很重視生活品質，我看那些教授的生活我覺得我沒辦法那樣子 除了工作以外還是要放鬆自己，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乃文，051309）

對筱慧而言，學位並不是現實的誘因。筱慧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事就是充實自我興趣，打穩學術底子，對於未來是否進入學術界，行事嚴謹的筱慧認為除非自己達到學術界的要求，否則不會輕言嘗試。

我相信我當然會拿到學位，讓我的興趣真的去充實到，基礎底子越來越深厚紮實，做到這點我才會去談其他事，要不要進入學術界，因為學位對我可有可無，它不是現實的誘因 我若能達到學術界的要求，那以後如果有機會進入學術界，我才會考

慮轉變，還沒辦法達到我自己的要求和學術要求，我不會想要隨便嘗試進入學術界。(筱慧，050809)

從上述可知，學校影響本研究受訪者未來職業選擇大多為指導教授(碩班或博班)，其次是在其他課堂所接觸的老師。這樣的結果與 Ramey (1990) 所言，受高等教育者在其職業生涯發展中，會遇到一位對其專業成就產生重大影響之人的看法相符。

根據馬斯洛(Maslow)的心理需求，最底層為生理需要的滿足，工作能否帶來穩定的經濟生活是受訪者主要的考量，所以，本研究受訪者覺得能帶給生活經濟穩定為選擇工作第一要件，這個條件滿足，才能談其他條件的追求，如韻如和筱慧分享：

希望一個很安定的工作，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要有一個穩定才能去做想要做的事情，完成自己的理想阿，沒有工作，每天就為了三餐擔心，那妳還會有什麼理想。(韻如，042506)

不管做什麼工作，我覺得工作對我來講最大的意義，就是經濟獨立，當然也可以儘量符合自己興趣更好。(筱慧，050804)

家馨和乃文則是談到她們不喜歡的工作環境是過於激烈競爭。

我太不喜歡學術界那種你爭我奪，我覺得很高的學術地位有時候會讓自己變的很狹隘，我覺得努力就好，能達到哪就達到哪，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要求，所以我後來真的要走入婚姻走入家庭，我就會去吧！因為我覺得這樣，我也會很開心。(家馨，042123)

我覺得現在的教授真的很可憐很辛苦，教育部 學校要求很多，要不斷的發 paper，甚至有很多學校是有條款的，如果沒升等就 fire 掉，有各種名目的壓力 我其實很害怕那種學術的生態。(乃文，051313)

同樣的看法，韻如和淑芬也都覺得單純的工作比較好，如教職，工作之外還有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像是做自己喜歡的研究。

我覺得還是選擇當老師最好，因為我不太喜歡行政呀！交際應酬，可能自己的價值

觀吧！我還是喜歡單純一點的生活，不喜歡太複雜很累，我就喜歡安靜一點，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韻如，042508)

我的個性是不喜歡太複雜的工作，所以我喜歡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是比較單純，一次一兩件事情不要太複雜，我不喜歡去 social 那些，所以我覺得以後我的工作是很單純教書，做做我喜歡做的研究，這是我想要的生活。(淑芬，051311)

求學之路從未中斷的韻如和靜宜都覺得自己目前還太年輕，社會工作歷練不足，若畢業後直接進入大學教書未必合適，所以暫時不會想在大學任教，而是抱持順其自然的態度。

我覺得年齡也是個問題，現在年紀還太輕，當大學教授我覺得不見得適合，還是需要磨練的。 有時候太年輕的教授會讓人覺得經驗不夠 可能以後等我 40 歲或 30 幾歲之後吧！我覺得這有時候都是機緣，有一天或許我就會想去大學教書了。(韻如，042507)

如果走學術的話，興趣沒那麼深，不然它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覺得自己個性不適合，應該說需要去社會磨練，再來考慮學術這條路，畢竟自己一直待在學校之中。(靜宜，042904)

相反地，已有豐富社會工作歷練的麗珊覺得博士學位的取得，代表對專業的肯定，所以，對自己的未來的職業選擇會更敢規劃。

讀了博班之後，妳對未來會更敢想，因為妳以前還沒到那個階段，妳就想說受到學歷的限制 可是妳已經又突破了呀！妳看我讀了博班，假定我拿到博士學位，妳才敢想：我才有機會進到大專院校去兼課當講師，然後當助理教授。(麗珊，052130)

綜合本研究發現，女博士生所觀察到的學術圈生態比較負面：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大，而且可能會無法兼顧家庭。本研究中，的在職生身份的女博士生，大多很滿意自己工作並無轉換工作跑道的念頭，僅有一位表示將來可能會往學術界發展。一般生的女博士生則是覺得自己社會歷練不足，目前並無朝學術界發展的意願，但並不排除未來朝學術界發展的可能性。整體而言，本研究中大多數女博士生雖然擁有高學歷的光環，但對朝學術界發展的意願並不高。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社會文化建構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本章將根據第四章的資料分析結果，首先討論家庭與學校這兩個社會機構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接著解釋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結果，最後說明本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社會文化建構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以下首先討論家庭與學校這兩個社會機構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接著解釋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結果。

一、社會文化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

(一) 家庭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中女博士生的家庭對教育皆有高度的價值認同，父母相信透過教育可以帶給子女更美好的人生，因此，在子女的求學過程中，總是竭盡所能給予教育支援，這樣的觀念與態度，影響本研究中女博士生有追求學業更好發展的熱切渴望。然而，本研究發現女博士生的父母親雖然關心子女的教育發展，但在選讀系所與攻讀博班，卻有可能因性別不同而有不同的期待。Abbott & Wallace 認為是性別社會文化的強化，趨使女性去表現女生該有的行為 (Abbott & Wallace, 1990 / 俞智敏等譯, 1995)，而本研究中有很高的比例就讀人文系所的女博士生，即因為父母親受到傳統性別的社會期待，而走向人文系所。

相信婚姻正面價值的未婚女博士生父母親，期待未婚女博士生走入婚姻，但會擔心未婚女博士生會因年齡與高學歷，不易找到合適的婚嫁對象，因而對未婚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有所顧慮。張晉芬、謝小岑 (2004) 也指出「學術年齡」與「生育年齡」的重疊使女性處於學術不利之位置。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女博士生的父母親，雖然會擔心高學歷不利婚姻的影響，但又會因女博士生的高學歷，而期待女博士生有「速配」婚姻，希望女博士生的婚嫁對象是和女博士生有相同學歷，而且從事的職業是享有較高的社經地位，而這樣的期待，有如簡成熙 (2004) 指

出有可能是因為擔憂一個贏得成就的女性，若沒有「速配」的婚姻，會被社會恥笑，如用「老處女」取笑「女強人」。

約翰·米爾 (John Stuart Mill) 於《論婦女的附屬的地位》一文即指出所有的道德規範及時代感情都告訴女性：女人的天性、職責，就是為別人而活，徹底的自我犧牲，不能有自我的生活，只被允許擁有丈夫或者孩子 (引自顧燕翎、鄭至慧，1999)。因而對婚姻價值有不同觀點的女博士生父母親，則是覺得女博士生婚後「賢妻良母」的角色太過沉重了，而覺得女博士生不一定要結婚，單身反而可以有更多自我發展的空間。而已婚生子的女博士生，深刻體認到兼顧「學業」與「家庭」的蠟燭兩頭燒，甚至有專職工作者，蠟燭更是多頭燒。余嬪 (1999) 指出大多數進入婚姻的女性屈服於社會過程中的常模，總是將家人的需求把在第一順位。而本研究也發現到已婚生子女博士生在學業發展過程中，總是優先考量「家庭」。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女博士皆認為已婚女博士生較容易受到傳統家庭責任的影響而不易開展自我。

另外女博士生的父母對女博士生的工作亦有很高的期待。有一半以上女博士生表示在未攻讀博班前，父母親期待她們將來能成「公教人員」，尤其是成為「中小學教師」。而攻讀博班後，女博士生表示父母親對她們的職業期待開始產生變化，有更高的工作期許，如大學教師，但儘管如此，本研究中有女博士生表示可能身為「女性」的關係，並未感受到太過沉重的社會壓力。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從小耳濡目染母親在家中的角色，因此進入婚姻後，工作選擇會以「兼顧家庭」為優先考量。

(二) 學校對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中的女博士生表示在學業發展過程中，感受到校園裡頭仍有許多的性別刻板印象，透過潛在課程引導女性朝人文學科發展或壓抑女性在學業發展的學習與表現，而覺得女性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建構下較不適合朝學術路線發展。因此，本研究的女博士生由於自身的觀察或體認到女性在攻讀博班所可能遇到的艱辛，所以特別強調女性學業發展應直朝自己的興趣，如此一來，即便遇到困難也

比較容易去克服。本研究女博士生表示在其學業發展過程中，各有受到同性別與不同性別老師的正面認同與負面否定，Kurtz-Costes, Helmke & Ulku-Steiner (2006) 認為研究教師對學生的性別態度的研究結果 - 教授對學生性別態度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教授的價值觀與性別態度，而非教授的性別。但本研究中的女博士生特別提到女性良師更能同情理解女學生的學習處境，適時給予她們所需的協助與鼓勵，尤其是已婚的女 Kurtz-Costes, Helmke & Ulku-Steiner (2006) 的研究訪談報告指出良師 (mentor) 對博士生學業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女學生會受到女教授的器重，並從中得到角色楷模。

本研究中未婚的女博士生表示，學校的老師考量到女性的「適婚年齡」與「生育年齡」有限，鼓勵女博士生宜以開展家庭自我為優先，但對女博士生在求學期間生育，卻呈現兩種不同立場的觀點，其中贊成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期間生育的老師，是因為女博士生的「學術年齡」適逢女性的「生育年齡」，站在優生學的立場，因而鼓勵之，而反對女博士生在攻讀博班期間生育的老師，則是擔心博班的課業經常需要長時期的連貫性思考，不容被干擾，而生育後的女博士生會因照料幼兒，時間被分割而無法專心學業，再者，今日醫學科技發達，未婚女博士生先完成學業，再來考慮生育之事，亦不遲！黃朝暉 (2003) 指出文化傳統具有強大的習慣驅力，對女性的性別角色要求和對女性的道德要求，使女性在性別角色與職業角色的定位上矛盾。而本研究中大多未婚女博士生也從學校觀察到已婚的女博士生在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要兼顧家庭與學業的的確不容易，因此傾向博班期間不考慮結婚生子。

另外，本研究女博士生的指導教授皆鼓勵女博士生將來工作能朝學術界發展，但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從學校女性教授與女性同儕之觀察所感受到的學術圈生態是比較負面的：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大，而且可能會無法兼顧家庭，因此對進入學術界發展的意願，並不如其指導教授期待。Acker (1993) 研究發現也提到女性較常因育兒被迫離職或中斷就業，而離開後難以重回職場，而且幼兒照顧和家事整理經常是花時間，花精力和感情投入。所以，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對進入學

術界發展有所顧慮。除此之外，本研究中有專職工作的女博士生，大多滿意自己工作，轉換工作跑道的意願較低；而無專職工作的女博士生大多較為年輕，學業發展也較為順利，但因無豐富的社會歷練，感到自身的經驗不足，而覺得目前並不適合朝學術界發展，但並非完全排除未來朝學術界發展的可能性。整體而言，本研究中大多數女博士生朝學術界發展的意願並不高。

二、女博士生的自我發展

透過研究的結果，本研究瞭解在學業自我發展方面，未婚女博士生攻讀博班較多因家庭重視教育、學業優異的表現，而順其自然走進博班，而已婚女博士生則較偏重「追求自我成長」，而非以追求更高的學術地位為目的；家庭自我發展方面，未婚女博士生對婚姻大多持「順其自然」的態度，而已婚女博士生則是以「如何兼顧多重角色」為重心。工作自我發展方面，無專職工作的女博士生會因將來進入婚姻與否，來決定工作性質與發展，若進入婚姻，將以「兼顧家庭」作為工作的主要考量，而有專職生之女博士生因已有一份穩定滿意的工作，即使她們的工作不屬於學術性質，她們更換工作跑道的意願並不高。整體而言，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對於開拓學術工作發展的野心並不高，而且工作都會以「婚姻」作為她們工作性質的考量。

(一) 學業的自我發展

本研究女博士生的學業發展過程中，父母親的教育價值觀甚為關鍵，由於父母親的認同，而使女博士生有更好的學業發現、從家族或學校尋求學業有較高成就者為楷模學習的對象。然而，本研究中女博士生認為現存社會仍存有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使得部分女博士生在選讀科系與攻讀博班時，感受到學業自我發展的衝突，而部分已婚女博士生會因傳統「賢妻良母」的角色期待，經常面臨兼顧「家庭」與「學業」的兩難，在無法兼顧之際，會有放棄學業的念頭，亦如蘇芊玲所言「一旦女性進入婚姻，尤其成為母親之後，不想放棄工作學業，想在孩子與自我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經常是備感辛苦、心力交瘁。(蘇芊玲，1996，頁70)」。但，整體而言，本研究大多女博士生在其學業發展過程是較為正向，儘管

學業過程中遇到不少掙扎與衝突，但都在最後得到家人的支持認同與行動協助而獲得改善。

(二) 家庭的自我發展

本研究的女博士生雖然從學校女老師看到女性的典範，但大多女博士生所看到比較多的是已婚女性經常面臨「家庭與學業」和「家庭與工作」之間的拉扯與掙扎。呂秀蓮（1990）認為結婚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女性大可不必為結婚而結婚，因而不結婚或晚結婚，是結婚權利的擴大行使，應與結婚的自由同受尊重。而本研究中大多未婚的女博士生也有這樣的想法，但對婚姻家庭的自我發展是持「順其自然」較為保留的態度，但有少部分女博士生會因為父母對婚姻的期待而感到掙扎，而對結婚對象的考量，會因重視溝通、分享而傾向相同學歷或相同領域的男性；而已婚的女博士生，大多因家庭的後援與行動協助而在家庭自我得到良好的發展，僅有少部分因支援有限，而在家庭自我發展上感受到比較多衝突。整體而言，本研究中未婚的女博士生的家庭自我發展並不明確，而已婚女博士生因得到家人的後援與行動協助而有正向的家庭自我發展。

(三) 工作的自我發展

本研究中大多女博士生在其成長過程中，都受到父母希望她們成為「公教人員」的期許，而隨著女博士生攻讀博班有更高的學歷的發展，父母對她們的職業期待也有所轉變，使本研究女博士生意識到將來的職業要與學歷相稱，而且穩定高薪。本研究中女博士生雖然得到老師對她們朝學術界發展的期許，但部份女博士生因觀察到學術生態是比較負面，尤其看到女性較為辛苦的一面，因而怯於進入學術界，而有專職工作的女博士生，因為大多很滿意現任的工作，變更工作跑道的意願並不高，而無專職工作者，大多為較年輕的女博士生，因感受自身社會歷練不足，而暫時不考慮進入學術界工作。Lemme（2006）認為女性發現追求非傳統性別的職業，可能需耗費社會代價大，進而被引導其走向比較“安全”的職業選擇，而本研究的發現也確實如此。整體而言，女博士生工作選擇會以「兼顧家庭」為優先考量，對於進入學術發展的野心並不大。

綜合上述，本研究瞭解女博士在學業自我發展方面，因家庭對教育的重視與支持，以及學校教師的鼓勵，對女博士進入博班研讀有所助益，然而家庭與學校對性別的教育期待也影響女博士學業領域選擇之影響；女博士在家庭自我發展方面，家庭與學校對女博士生的婚姻狀態的態度，會影響女博士生對走入婚姻及在家庭扮演的角色；女博士在工作自我發展方面，雖然家庭期待女博士從事公教職而學校期待女博士能走入學術領域，但女博士生在考慮其在家庭扮演之角色，多以「婚姻及家庭」工作性質與發展之考量，因此本研究的女博士生對於開拓學術工作發展的野心並不高。

Freire 提倡透過「教育」來喚醒受壓迫者意識，進而成為自我決定的行動者。然而，本研究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博士生，在發展自我時，仍逃離不開整個社會文化建構對女性角色期待的框架，因而使得女博士生的學業發展與工作發展因受到家庭自我發展牽制而無法完全開展，儘管如此，她們沒有放棄追尋自我，迄今仍努力不懈中。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對家庭的建議

提供家庭支援 - 本研究中發現，已婚女博士生若能得到家庭的精神支持與行動援助，可以舒緩學業與家庭間的衝突，使其學業自我發展會更加圓滿。因此，女博士生與家人應多方嘗試溝通，取得共識，共同分擔家事與照顧幼兒。

二、對學校的建議

(一) 增聘女性教師 - 本研究發現女博士生會從優秀的女性教師，得到更多角色認同，更有自信去開展自我。因此為使高等教育機構有更多優秀的女性出現，建議學校增聘優秀的女性教師，讓女學生從性別角色楷模得到正向的自我發展。

(二) 改善學術環境 - 本研究的女博士生感受到學術生態是較為負面因而對進入學術界望之怯步，若能改善之，將可避免流失優秀女博士生所造成的學術斷層，建議避免過於頻繁的高等教育評鑑、大學教師的升等要求宜以女性生育需求

作適度調整、工作時間彈性化、提供舒壓的空間以減輕來自研究的壓力。

(三) 開設家庭經營課程 - 本研究中發現已婚的女博士生相較於另一半, 承攬較多的家庭責任, 若能在校園中開設相關家庭課程, 將有助於家事分工性別的平等化, 減輕女博士無法兼顧家庭與學業的焦慮。

三、對社會的建議

(一) 消彌性別刻板印象 - 透過各種社會管道, 消除社會不利女性自我發展的性別刻板印象, 增進性別平等互惠。

(二) 積極設置托育機構 - 多設置優質的托育福利機構, 協助已婚女博士生解決因照料幼兒而無法專心在課業學習的困擾。

四、給女博士生的建議

成立女博士生支持團體 - 除可作學術上意見交流與分享, 亦可適時給予同儕支援與協助, 並且協助女博士生經由同儕的對話探索內在自我。

五、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區域

由於本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就讀中部地區的女博士生, 甚少有來自北部地區, 而北部地區又是台灣高等教育學府密集度最高的地區, 再者, 本研究中來自北部地區的受訪者表示可能因地緣關係, 女博士生在學業自我發展這個面向與男博士生的差異不大, 而這個部分相當值得進一步確認並做探究。而且, 可以從不同地區的研究看出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異同特殊之處。

(二) 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未婚的女博士生都大多較為年輕, 介於 25~34 歲, 因而無法得知年齡層較高未婚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面貌, 建議未來對象選取可以朝高年齡層未婚的女博士生進行探究; 以及進行不同性別博士生自我發展的探究, 以了解性別文化建構下, 不同性別博士生自我發展的樣貌。

第六章 研究者反思

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現象的瞭解，它其實反映了我們的先前理解；亦即不是在白紙上加了一些圖案而已，它讓我們反省我們原來是這樣看世界。因此，每一個研究，不只是在檔案櫃裡增加一些資料，它必然牽涉了研究者的自我學習與轉變。

(畢恆達, 2005)

完成這篇論文最大的收穫就是從「做研究」去「學習如何做研究」。儘管女性研究已漸漸地受到重視，但以「女博士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仍十分罕見，我雖然為此感到進行這份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但在研究過程中，我也察覺到質性研究的困難性與複雜度，達到教科書之理想情境著實不易，只能儘可能去實現。研究者保持「開放的心態」去聆聽受訪者的聲音，但訪談過程中卻無法避免有個人價值觀的引導；決定研究訪談的結束，並非研究資料已飽和，而是研究者時間、精力有限。而我所得到豐富的訪談資料，並非我懂得掌握訪談技巧（事實上，我的訪談技巧仍多需磨練），而是受訪者願意對研究者開放心態，在我的研究中，有幾位受訪者本身就是樂於分享自我經驗的人，我很感謝她們，因為未進行這份研究前，我們是不相識的陌生人，她們願意接受訪談，認同我所進行研究而熱心參與本研究，我感到十分榮幸！

而我也從這樣研究訪談的機會得到不少學習。當我的研究受訪者在？說她們憶往的經驗時，我也開始反思自我，如果我處在受訪者當下的處境，同樣身為女性的我，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我會因為放棄另一個決定而感到自我消失的遺憾嗎？還是我會因為我堅定這一個決定而感到自我存在的喜悅？坦白說，我還在摸索中，但我很感謝她們的對話給我這樣反思的學習機會。我給受訪者的訪談問題是一樣，但得到的答案卻是非常不一樣，由於她們的過去經歷帶給她們不同的視野，也讓我看到不一樣的女性世界，這是非常有趣！在我的研究訪談裡，並沒

有所謂的標準答案，而且受訪者給我的答案，很有可能會隨時間再做改變，因此，我的研究結果僅是呈現當下受訪者對自我的想法。

在尚未完成研究前，曾經有一位男警官（並不知我從事有關女性的研究）跟我說：「真不知那些女權運動者是在幫助女性，還是讓女性更辛苦！」因為在他所任職的單位裡，女警官是最寶貝的，不用輪三班，也不用出外值勤，但現在男女平等，什麼都要做，即使路上看到女警官指揮交通也不足為奇。這件事帶我許多省思，我並未否定婦女運動的貢獻，但我想的不單是權利與義務，我想的是這樣的工作性質是否適合女性，以及我的研究想告訴讀者的又是什麼？

事實上，我認同 Beauvoir 對女性「第二性」的詮釋，女性有先生生理的限制，有些工作性質是比較不適合女性，但也沒有否認社會存在著 McBroom 所認為「第三性」，但那畢竟不多見，大多成功的專業女性，一如我研究中柏珽所看到的，學術界有不少成功的女性，她們因追求事業而停擺婚姻自我發展，也因為這部分是比較負面、牽涉個人隱私，研究中雖然有其他受訪者談到，但不願引用於研究中。而我在我的研究所看到，一位已婚生子同時又有工作在身的女博士生，若沒有家庭的後援，是非常艱辛難熬！但在此同時，我也在女博士生看到女性的「韌性」，她們沒有放棄追尋自我，雖然這過程可能需不斷與家人、學校、社會奮鬥，但她們始終努力成為社會中的「第三性」。

研究反思最後，我必須坦承自身研究能力的不足，輕忽社會文化是個複雜多變的動態結構，未能完整有架構呈現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脈絡，以及訪談次數不夠，以致所展現研究的樣貌不夠清楚。所以，我期待這份研究能夠發揮「拋磚引玉」之功效，能引起更多有意義的女性高等教育研究的出現，並期待未來能有研究者從事不同性別的博士生自我發展研究、不同地區女博士生自我發展的研究。衷心希望未來研究的努力，能使女性高等教育發展受到重視，並有助於性別平等社會理想之實現。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中時晚報，2009/03/04。女人真命苦 女上班族疲勞指數偏高。取自：

<http://health.chinatimes.com/contents.aspx?cid=4,26&id=5014>

方永泉 (譯) (2003)。Paulo Freire 著。受壓迫者教育學。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68)

王文科和王智弘 (編譯) (2002)。McMillan & Schumacher。質的教育研究：概念分析。台北：師大。(原著出版年：1989)

王方 (2008)。我國高校女教師隊伍的歷史變遷及其社會地位的變化。當代教育論壇，2，頁 7-10。

王雅各 (1999)。展望新世紀的性屬關係。載於王雅各 (主編)，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399-354)。台北：心理。

毛瓊英 (譯) (1991)。Sandra Butler, Claire。女性主義團體工作。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2)

立報，2009/6/26。碩博士生女性比例“台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取自：

http://publish.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31670

朱柔若 (譯) (2000)。W. Lawrence Neuman 著。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原著出版年：1997)

何穎怡 (譯) (2004)。裘伊·瑪姬西絲 (Joy Magezis)。女性研究自學讀本。台北：女書。(原著出版年：1997)

余嬪 (1999)。婦女與休閒文化。載於王雅各 (主編)，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305-333)。台北：心理。

呂秀蓮 (1990)。新女性主義。台北：前衛。

呂興忠 (2002)。土地 性別與教科書 - 高中國文課本的再檢討 載於謝臥龍 (主編)，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頁 67-88)。台北：五南。

- 呂寶靜 (1999)。性別與家庭照顧：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載於王雅各 (主編), *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 (頁 101-134)。台北：心理。
- 宋踐 (譯) (1999)。性別與氣質。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著 (原著出版年：1928)。載於顧燕翎、鄭至慧 (主編)。 *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 蒙, 二十世紀本土反思*, (頁 65-75)。台北：女書。
- 宋鎮照 (1997)。 *社會學*。台北：五南。
- 李美枝 (1990)。 *女性心理學*。台北：大洋。
- 李維 (譯) (1995)。盧文格 (Jane Loevinger), 布萊西 (Augusto Loasi) 著。 *自我的發展：概念與理論*。台北：桂冠。(原著出版年：1976)
- 李遠哲和蕭新煌 (主編) (2004)。 *傑出女性學者給年輕學子的 52 封信*。台北：天下遠見。
- 卓韋瑩 (2004)。 *國小教師的生涯發展 - 已婚女性教師的觀點*。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論文。台中市，未出版。
- 周慧洵 (2001)。 *她們眼中的學校教育與文憑：不同口合高學歷女性的生命史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市，未出版。
- 林芳玫 (1996)。 *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巨流。
- 林雨蓓 (譯) (2005)。安娜·菲爾斯 (Anna Fels) 著。 *女人就是要有野心*。台北：商周。(原著出版年：2004)
- 林嘉琪 (2006)。 *從折翼到展翼 - 性別意識覺醒與實踐之敘事研究*。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論文。台中市，未出版。
- 林麗珊 (2007)。 *女性主義與兩性關係*。台北：五南。
- 邱淑芬 (2007)。 *一個成人教育博士生的學習歷程- 靈性面向的觀點*。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市，未出版。
- 俞智敏 陳光遠 陳素梅 張君玫 (譯) (1995)。 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 *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90)
- 胡幼慧 (1996)。多元方法：三角交叉檢視法。載於胡幼慧, *質性研究：理論、*

- 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71-285)。台北：巨流。
- 胡幼慧、姚美華 (1996)。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載於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141-158)。台北：巨流。
- 胡榮、王小章 (譯) (1995)。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著。*心靈、自我與社會*。臺北：桂冠。(原著出版年：1934)
- 范情 (譯) (1999)。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導向更進步的結合。載於顧燕翎、鄭至慧 (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 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頁 323-338)。台北：女書。
- 夏傳位 (譯) (1997)。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女性主義思想—欲望、權力及學術論*。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94)
- 孫秀蕙 (1999)。廣告與兩性。載於王雅各 (主編)，*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63-91)。台北：心理。
- 徐宗國 (1995)。*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台北：稻鄉。
- 徐宗國 (譯) (1997)。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90)
- 張春興 (1996)。*教育心理學 - 三化取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
- 張晉芬、謝小岑 (2004)。性別觀點與量化研究。載於潘慧玲 (主編)，*教育研究方法論：觀點與方法*。台北：心理。
- 教育部統計處 (2007)。取自：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168
- 教育部統計處 (2008)。取自：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
http://140.111.34.54/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168
- 畢恆達 (1996a)。*找尋空間的女人*。台北：張老師文化。
- 畢恆達 (1996b)。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7-45)。台北：巨流。

- 畢恆達 (1998)。社會研究的研究者與倫理。載於嚴祥鸞 (主編), *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 (頁 31-91)。台北：三民。
- 畢恆達 (2004)。 *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 畢恆達 (2005)。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文化。
- 莊安祺 (譯) (2000)。 Helen Fisher 著。 *第一性：女人的天賦正在改變世界*。台北：先覺。(原著出版年：1999)
- 莊淑芳、陳彰儀 (1994)。已婚職業婦女知覺之夫妻性別角色及成就差異性與其成功恐懼的關係。「*教育與心理研究*」, 17, 頁 455-475。
- 陳 旻 (2000)。 *女性公務人員性別角色態度、成功恐懼及前程發展關係之研究 - 以高雄市政府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陳怡華 (2008)。我國女性參與高等技職回流教育模式之建構。 *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 10, 頁 77-111。
- 陳皎眉 (1987)。 *性別角色態度、個人現代性與逃避事業成就傾向及工作滿意程度的關係*。國立台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專輯報告。
- 陳惠娟、郭丁熒 (1998)。「母職」概念的內涵之探討---女性主義觀點。 *教育研究集刊*, 41, 頁 73-101。
- 陳榮昌(2006)。 *教育環境之性別差異分析*。取自：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diffenv.doc
- 陳曉佩 (2008)。 *台日韓三國女性獲得高等教育學位暨擔任教職之性別差異分析*。取自：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femalehigher.doc
- 陳曉佩 (2009)。 *我國與 OECD 各國女性高等教育之學科領域暨性別差異分析*。取自：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oecd_higher.doc
- 陶鐵柱 (譯) (1999)。 Simone de Beauvoir。 *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原著出

版年：1989)

游美惠和王百合 (2007)。已婚女性代課教師之不連續就業之歷程探究。 *教育與社會研究*, 14, 頁 119-152。

黃光國 (1990)。 *自我實現的人生*。台北：桂冠。

黃秋華、陸偉明 (2008)。台灣高等教育性別區隔現象與碩士畢業生進修理由之探討。 *高等教育*, 3(2), 頁 63-88。

黃朗文 (2009)。 *自我概念之發展歷程 - 從青少年初期到中後期的轉變*。取自：
<http://soc.thu.edu.tw/acdamic/tsa/data%20of%20Taiwan%20sociology%20association/%B7s%B8%EA%AE%C6%A7%A8/hwanglanwan-nsc.pdf>。

黃朝暉 (2003)。塑造新形勢下高校女教師的“三性”形象。 *中國高等教育*, 10, 頁 45-46。

黃聖堯 (2006)。台灣婦女人權指標調查報告。載於蔡宗翰、張則君、闕文彬 (編輯), *臺灣人權指標調查報告*。台北：中國人權協會。

黃馨慧 (2003)。性別與溝通 兩性差異與溝通。載於溫明麗等作, *性別議題導論*。台北：高等教育。

楊幸真 (2002)。女性主義的教室 - 女性主義教師在成人教育環境之教育實踐。載於謝臥龍 (主編), *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 (頁 441-484)。台北：五南。

溫秀珠 (1995)。誰成為失能老人的照顧者 以文化規範的脈絡來審視。載於胡幼慧,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頁 363-378)。台北：巨流。

劉正、陳建州 (2003)。教育程度、家庭需求與就業歷程：職業婦女的困境與抉擇。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4(1), 頁 39-75。

劉梅君 (1999)。性別與勞動。載於王雅各 (主編), *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 (頁 253-303)。台北：心理。

劉惠琴 (1999)。女性主義與心理學。載於王雅各 (主編), *性屬關係(上) - 性別*

- 與社會建構，(頁 135-175)。台北：心理。
- 歐宇帥 (2001)。台北都會區年輕高學歷女性居住處境以及家的認同。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未出版。
- 蔡美玲 (譯) (1995)。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台北：遠流。(原著出版年：1986)
- 蔡惠娟 (2002)。性別平權教育的實踐 - 小學教師的性別角色觀及其班級實務。載於謝臥龍 (主編)，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頁 221-233)。台北：五南。
- 鄭淑敏 (譯) (1991)。Patricia A. McBroom。成功的專業女性 (The Third Sex)。台北：遠流。(原著出版年：1986)
- 賴友梅 (2002)。影響國中教師性別角色刻板化態度與兩性教育平等意識相關因素之研究。載於謝臥龍 (主編)，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頁 45-66)。台北：五南。
- 薄慶容 (1992)。何不期許自己。載於李元貞、施寄青等著。女人最真實的聲音。台北：婦女新知。
- 謝臥龍 (2002)。建構兩性平等教育環境與情境之策略。載於謝臥龍 (主編)，性別平等教育：探究與實踐，(頁 235-258)。台北：五南。
- 謝臥龍 (2006)。兩性、文化與社會。台北：心理。
- 謝臥龍、駱慧文 (1999)。很多的問題，很少的答案：諮商輔導歷程中的性別偏見。載於王雅各 (主編)，性屬關係(上) - 性別與社會建構。(頁 203-223)。台北：心理。
- 鍾淑兒 (譯) (1999)。卡洛·古力根 (Carol Gilligan) 著。不同的話音(原著出版年：1982)。載於顧燕翎、鄭至慧 (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 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頁 153-164)。台北：女書。
- 瞿宛文 (1999)。婦女也是國民嗎? - 談婦女在「國民所得」中的位置。載於顧燕翎、鄭至慧，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 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頁

- 178-187)。台北：女書。
- 簡成熙 (2004)。 *教育哲學 - 理念、專題與實務*。台北：高等教育。
- 藍毓仁 (譯) (2008)。Jane Ritchie, Jane Lewis。 *質性研究方法*。台北：巨流。
(原著出版年：2003)
- 嚴祥鸞 (1998)。女性主義的倫理和政治。載於嚴祥鸞 (主編), *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 (頁 93-137)。台北：三民。
- 蘇芊玲 (1996)。 *不再模範的母親*。台北：女書。
- 蘇芊玲 (2001)。推動女性教育，打造平等世界參與大學女性國際聯合研討會紀實。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7，頁 120-133。
- 蘇彥捷 (譯) (2003)。埃托奧(Etaugh, C.A.), 布里奇斯(Bridges, J.S.)著。 *女性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原著出版年：1996)
- 蘇婉芬 (2006)。 *台美兩國女性獲得學位及大學教職性別結構分析*。取自：教育部統計處：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94fegain.pdf
- 顧燕翎、鄭至慧 (主編) (1999)。 *女性主義經典：十八世紀歐洲？蒙，二十世紀本土反思*。台北：女書。

英文部分：

- Acker, S.(1993). Women,the other academics. In M. Arnot and K. Weiler, *Feminism and Social Justice in Education*, London: Falmer Press.
- Bailyn, L.(2003). Academic careers and gender equity: Lessons Learned from MIT.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0(2), 137-153.
- Coser, L.(1974). *Greedy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undivide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lg, U. & Jonnergard, K.(2003). The inclusion of female phd students in academic: A case study of a swedish university department. In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0(2), 154-174
- Feldt, B.(1990). Potential, productivity, and payoff: an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nontenured faculty women. In W. B. Lynee (Eds.), *Women in high educatio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pp.225-237). New York: Praeger.
- Haynie, W.J.(2005). Where the women are: research finding on gender issues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Technology Teacher*, 64(7), 12-16.
- Knight,D.& Surman,M.(2008). Editorial: Addressing the gender gap in studies of emotion. In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5(1), 1-8.
- Krefting, L.A.(2003). Intertwined discourses of merit and gender: evidence from academic employment in the USA. In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10(2), 260-278.
- Kurtz-Costes, B., Helmke, L. A., & Ulku-Steiner, B.(2006). Gender and doctoral studies: the perceptions of Ph.D. students in an American university. *Gender and Education*, 18(2), 137-155.
- Lemme, B. H.(2006). *The self: development and issues of culture, gender,*

ethnicity, and age. In *Development in adulthood* (4th ed). Boston: Pearson.

Maitland, C.(1990). The inequitable treatment of women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B. W. Lynee (Eds.),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pp.246-254). New York: Praeger.

Ramey, P.(1990)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entoring*. In B. W. Lynee (Eds.),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pp.183-190). New York: Praeger.